

Jiao Feng

# 蕉風

双月刊

BULANAN CHAO FOON

(Dua Bulan Sekali Sahaj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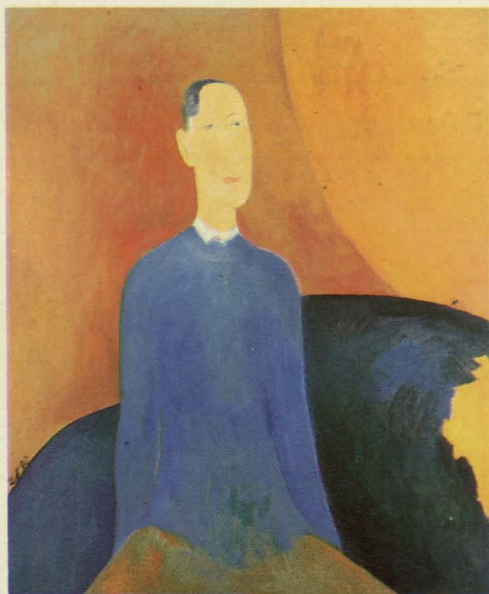
1	2
3	4

吉隆坡美术学院学生作品：1.张佩贤2.谢祥明3.林月玫4.蔡庆福

九三年五、六月号  
MEI / JUN 1993

454





陈强华诗辑

## 陈强华的 【前中年时期】

面对着中年时期的到来  
我已扬弃了青春的激辩  
诗已经很少晦涩了

### • 诗人简介

陈强华，祖籍广东惠州，一九六〇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槟城，台湾政治大学教育系毕业。陈强华踏入诗国已有十余年，把写诗当作是一辈子的事。早期作品收录于《天狼星诗选》，出版诗集有《烟雨月》（一九七九年）及《化装舞会》（一九八四年），散文集则有《请把爱情当一回事》（一九九二年）。

一九八六年二月号的蕉风（四〇〇期）也曾刊出陈

强华专辑，并随刊附送一张两页的陈强华近期作品选《蓝色诗集》。本辑诗选《前中年时期》乃陈强华步入中年后，近三年来的作品，其中有对家国感情的关怀、生活的检讨、生命的审视及个人创作的反省。

### • 陈强华的诗观

竟然那么一写，就耗了十余年的时间。如果把这十余年的时间，专注去学一门谋生的技艺；今天的我是不是已赚大钱发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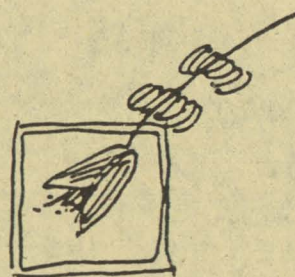
今天的我虽然没有因为写诗而发达，但是我的精神生活一直都过得富裕、快乐。我要感谢诗，诗也将是我这辈子永远信仰的神。

人到中年，可是也不见得要写好诗，因为好诗句并不那么容易获得。但我势必还要努力去写，穷一生去写好诗。

在这个时候或将来，我们将会是蛆虫丰美的食物。如果你认为诗是一朵微笑的花，你在那里；生命就会是花。



编辑人语



## 十一点的阳光

• 久违了的陈强华，早在一年前就答应把最好的诗交给蕉风做一个专辑。无奈生活迫人，在课室中浮仰于粉笔灰间，回家以后又要扮演菲律宾女佣的角色，一直没有时间安静地坐下来专注创作。如此生活，前些日子他终于‘忍到不能再忍了’——文学的山洪暴发开来，他花了两星期的时间，总算

将这一年来的诗思都‘发泄’了出来。

• 寒黎、邱琲钧、张惠思都是这一年来令人瞩目的名字。陈全兴、董志健、陈雨颜、马盛辉等作者一向来都在专心地办另一份文学杂志《青梳小站》。他们都那么年轻，就象早上十一点的阳光，正待焕发夺目的光芒。

• 杨现的专栏【他山之石】，专谈马来文坛与马华文坛的异同，希望能收到‘由比较而攫取进步’的效益。这一期的〈马华文学：马大中文系扮演什么角色？〉如果能够激起一点反应，那将是读者的意外收获。

• 下一期有一个资深作家韦晕的专辑。



## 《前中年时期》

## 目录

- |          |           |           |
|----------|-----------|-----------|
| 1 太太回娘家  | 7 地下道     | 13 结构简单的爱 |
| 2 摇篮曲    | 8 考题      | 14 摄影进行曲  |
| 3 父亲     | 9 泪雨      | 15 你可以和我  |
| 4 和遽变的文字 | 10 体积庞大的梦 | 谈诗        |
| 5 甦醒的雕塑  | 11 松脱的水龙头 | 16 暴雨     |
| 6 翻阅旧作   | 12 回文体的生活 |           |

# 太太回娘家

## A 抒情版本

太太回娘家的时候  
给自己倒一杯酒  
向隐形的寂寞蛰伏者致敬  
不为什么，读书  
在朴拙的沙发里等梦  
仍然伸懒腰，打呵欠  
等着大地闭合眼帘  
等着房屋灰暗脸孔  
等着树木柔驯臂膀

这世界的战事在远方  
当冰柜的门再打不开  
这人间气息的温暖我觉得单薄  
甚至在睡醒的时候  
仍闻到奶油、苹果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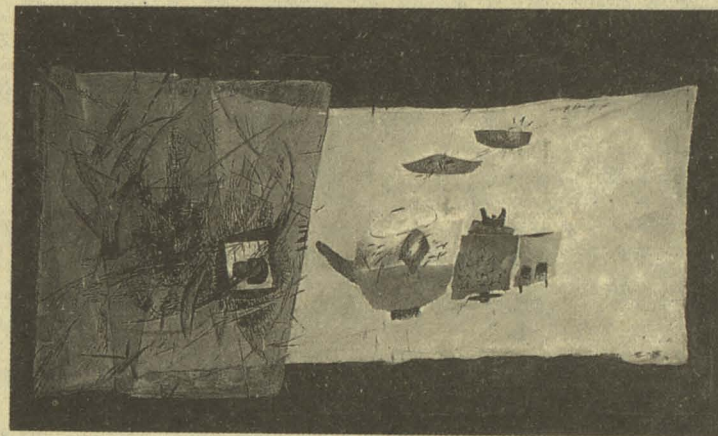
太太回娘家  
聒噪的鸟雀早就啄去  
那颗屋前芒果  
留下馥郁香味  
弥漫整间空阔的客厅  
用蚊香去点燃黑夜  
消匿于暗黑的精灵正熟睡  
那不是被一个女人的手  
之轻触所挑起的什么吗？  
打开抽屉，关上抽屉  
那些拉链紧闭齿缝  
饭锅空着，摇篮空着  
风吹过搁浅的船  
生命并非这个沮丧时刻  
我是不太快乐的丈夫  
桌椅说了一整天笑话  
还有那只卷毛狗也是  
刚断乳婴孩，是我  
风徐徐吹来，风铃叮叮  
你还有什么叮咛呢

生命并非这个沮丧时刻  
一个人，写半首乾涸的诗  
隐形的寂寞蛰伏者  
又显现在热闹的心灵角落  
早上晒在屋外的睡衣裤  
怎么至今都不乾呢？

## B 蓝调版本

呵，太太回娘家的时候  
日子的萨克士风吹奏起  
我是不太快乐的丈夫  
桌椅说了一整天笑话  
还有那只卷毛狗也是

啊，刚断乳的婴孩是我风徐徐吹来风铃叮叮  
你还有什么叮咛呢生命并非这个沮丧时刻  
一个人，噢一个人写诗  
隐形的寂寞蛰伏者又显现在热闹的心灵角落  
啊啊日子的萨克士风吹奏起  
我是丈夫，那是我  
不太快乐，那种人  
忧郁的口琴声传来  
早上晒在屋外的睡衣裤  
怎么至今都不乾都不乾呢？



## C 摇滚版本

太太回娘家  
给自己倒酒  
乾杯，乾杯  
向寂寞敬酒  
嘿嘿，嘿嘿  
不为什么  
读书等梦  
伸懒腰打呵欠  
呵呵，呵呵  
等大地闭合眼帘  
等房屋灰暗脸孔  
等树木柔驯臂膀  
战事在远方  
咚咚，咚咚  
冰柜门不开  
咚咚，咚咚  
人间温暖我觉得单薄  
呵呵，呵呵

太太回娘家  
回娘家  
YEAH，回家  
YEAH YEAH YEAH

稿于一九九一年六月四日  
大山脚



Baby亲爱的Baby你乖乖地睡  
吸完奶后乖乖地睡  
白雪公主疲倦了很想睡  
倦累的眼泪轻轻地滴下  
滴下像一颗颗饱满雨水  
这里是摇篮处在赤道的家园亮澄澄  
的阳光悄悄洒在你身上微风请请你  
为Baby为困累Baby吹拂

呵别掀开睫毛我们佯睡又沉睡  
呵用音乐的坚持疏松生活的脊椎  
呵故意让弯弓的忧愁飞跃过围墙

Baby亲爱的Baby你快快阖上眼  
快快阖上眼去编织美梦  
白雪公主披睡袍去散步  
走过湖边为赤裸的荷叶扫露珠  
这里是摇篮处在热带的国家冰凉凉  
的月亮升起渐高过树梢好梦请请你  
为Baby为美绝的Baby降落  
呵别卷起眼帘我们携手同行  
呵用艺术的忠贞上紧脱节的意志  
呵因为爱背负着我们的爱

Baby亲爱的Baby你不要哭  
不要怕黑暗围拢过来的黑暗  
白雪公主躺在床上细数羊只  
黑暗是黎明来临前的小绵羊  
奔出严密栏栅寻找光源  
这里是摇篮温暖的怀抱哗啦啦  
的海浪冲刷沙岸丛岩请请你  
为Baby为安详的Baby隔离

呵别张口剩余的愠意已成风  
呵用文学的果敢坦露偷怀的阴谋  
呵现实竟狠狠地打起饱嗝

Baby亲爱的Baby你甜甜地睡  
妈妈工作累了已入睡  
白雪公主顺着熟悉的思路  
头也不转地走向记忆的庭院  
检查那些未孵化开来的梦  
这是爸爸爱你的爸爸时间请请你  
催Baby催沉睡的Baby快快长大

呵别固定时间用预言力量赶路  
呵不确定的方向总在前方  
呵被什么或美景吸引了  
呵你快长大爱也将长大  
呵幸福是伸手可握的  
(稿于一九九一年六月六日·大山脚)

## 摇篮曲



我一直想为你写首诗，  
但是我们互爱的秘密，  
是不容被挥霍的家当。  
——罗智成《父亲》



1  
我的父亲常笑说自己持铁刀  
宛若重重的一枝铁笔  
每个凌晨在胶树上  
写着纹理精致的回文诗

我的父亲是个快乐诗人  
清早就摇醒草叶上的露珠  
以颠沛的嗓音唤醒太阳  
啊，太阳总是起得晚呢

2  
五岁的时候，我要父亲  
给我买一枝笔  
顽强的额头苦苦要求  
“那不是最好的，长大后  
可以执镀金的笔，  
画满一个个圆鼓鼓的梦；  
这枝铁笔我留给自己。”  
父亲试着告诉我，取悦我  
那时，我们蹲坐胶林高地  
奕奕的眼神  
和充满羊蕨草香味的静默  
交谈

那不是最好的  
那也是最好的

3  
父亲的灵感莅临的方式  
有时是一群拥挤的乌云  
有时是一排乾燥的蝉鸣  
父亲教导我，以乐观  
和天气握手聊天  
不要悲观地看待人世  
以老庄的想像传递给我  
落叶季节时，深锁着的  
智慧  
随着坚硬的橡胶果实  
爆裂

4  
为了让我安然升上大学  
父亲典卖祖业的胶园  
那片旷沃的版图  
从此在族史上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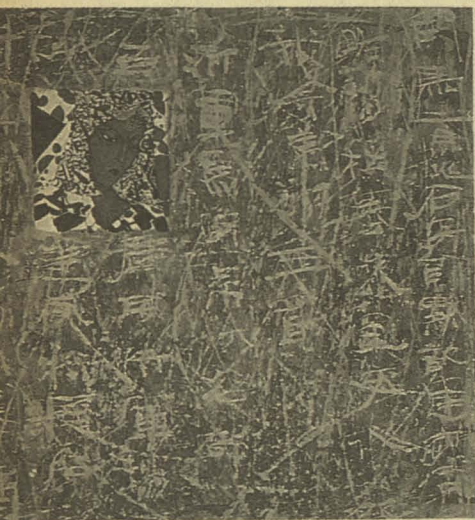
胶树的阴影经常笼盖  
我过于忧郁的额际  
时常从睡梦中惊醒  
闯入浓密胶林里喊叫  
在梦域里我们屯垦  
种下希望的树苗，一棵棵  
期待将来蔚为茂盛胶林

耗尽了无数乳白胶汁  
我也灌满了墨汁  
显得臃肿，你看  
在远处的黎明  
父亲近于枯竭的身影  
因为衰老  
因为骄傲而驼背

(稿于一九九一年六月七日·大山脚)



# 和 变 的文字



1  
常常有些诗突然匿迹了  
有些标题出走了  
留下一些零散的标点  
灵感做了亏心事般  
避而不见  
巨大的静穆以它伸展的卷须  
穿越过尘埃黑暗的沉积  
重拾以前的坏习惯  
右手也疲倦  
清晨醒来我发现  
那只墙角慵懒的蜘蛛  
把网摆在屋外曝晒  
呕吐逐日淡薄的诗句

2  
昨夜追缉回来的文字  
都关在蓝格笼里  
继续展开冗长的僵持  
今早我醒来特别早  
弃置那将开始的对话与聆听  
再去观察那些顽固的  
是否已敞开披风跃飞  
隐蔽在透明的视野里

3  
可能是这样类型的文字  
大家都悲哀，有隐痛  
才开始相拥，亲吻  
一旦我要告诉你一种感情  
你就沿著感情细缴的纹线  
一一释放出来  
总是依念怀旧  
从来小心翼翼  
如今都已习惯  
其实我们也并不悲哀  
快乐有时聊起熟悉的话题  
陷溺于抑扬顿挫的音节  
摄取只是为了记录  
摆起如云的姿态  
进入焦距

4  
我应该这样说  
思想里一定有死亡的蘑菇  
急速地腐烂，再生  
以梦显现

曾经写过的那些诗句  
动作迟钝，反应缓慢  
解开装满诡计的口袋  
把幽禁在字典的文字眼罩  
松散下来  
凝聚一种锯齿状的力量

我应该这样说  
总在重复那个梦境  
雨过天晴后的森林  
一千朵蘑菇  
一万朵蘑菇  
却属于这丰茂的腐蚀  
根须的  
不断地繁衍

5  
久违了，我的灵感  
又失约了  
伴著沉澱的香片  
那只患上肾结石的原子笔  
竟又咳嗽起来  
重回心灵的咖啡座  
我们都很生疏了  
思念深处，我们必须握手  
听你叙述不完的惩罚  
允许我短暂的人睡吧  
听，那风声铸成的浪花  
惊吓前来觅食的鸟  
风会熟悉这些  
吹拂为疲惫蒙蔽的思路  
当我深情地近你  
我知道，我的灵感  
离我不远了

稿于一九九二年四月九日。大山脚

谬思那群鸽子  
一大早就来拜访我  
啄食我早熟的玛瑙诗句  
灰沉沉的铜雕  
以清冷的耐心向鸽子解说  
不过，现代的鸽子  
已听不懂我的话  
我已讲不出什么话

时间参加竞走  
我却寸步不移  
握著的笔指向天空  
三叶光环罩住头  
我的立姿，变成游客  
不客气地占据公园的一角  
鲜花覆盖著  
可是那并不是亲吻

当全城的呼吸都在熟睡时  
幼稚园孩童组成的合唱团  
歌声总是飞翔，或徘徊  
哈里路亚，噢哈里路亚  
似藤蔓攀沿著栅栏

哎，你可曾听见？  
雕塑怎会听得进？  
严峻的形象如山  
根本写不出半行诗句  
乾冷嘴角的笑意  
只是表达一种风度  
在鲜花与檀香味中生活  
接受月光柔和的洗礼  
持久的梦想啊  
也只不过是空壳  
纯粹是没有灵魂的空壳

## 甦醒的雕塑

嗯，我是亲眼看见  
闪闪发光的苍蝇绕著尸物  
紧裹著毛茸茸的黑色披风  
颤抖的彩虹  
冒烟的木柴  
饥饿睡去的猫  
用假音伴奏牙痛的啄木鸟  
葬礼中故意脱队的喇叭手  
还有折断钟摆的大钟

趁著良知酣睡时  
那群白天来过的顽童  
用石头狠狠地敲醒  
空洞的躯体  
痛痛，痛，痛  
再投以熟稔的凝视  
这样岂不更好  
死人发出的声音  
会对著我说：  
『哎，你看那个已死去堂堂的你  
就是清醒的我。』  
就是清醒的  
忙著扫除  
散落满地虚荣混合土屑  
与骄傲的碎片  
让我的一股热血  
喷泉般涌现



稿于一九九二年四月十三日。大山脚



我被这热带气焰包围  
回忆之树的荫凉  
深沉，我翻开诗集  
细读昨日的断句：  
『最后的果实液汁甜美留给将来……』

独处一室  
让时间双脚倒缩回起点  
听到有谁  
在远方喊著我的姓名  
晚霞渲染整片黄昏了

而门前那条小河啊  
摇摇晃晃流过  
努力地去猜测水流的方向  
在荒凉的一九七七年，我开始写诗  
逃学去捕捉意象  
鱼们闪动悲恸的鳞片  
无所谓地游来  
无所谓地游去  
河作为一种隐喻  
捉鱼更像是一种隐喻  
那阵吹起的四月微风  
似乎快酝酿成句  
这些往事也已经老去了

细读昨日的断句  
我听到重金属的童谣  
请相信这胸口的声音  
这阳光的声音，这雨水的声音  
这稻穗成熟的声音  
这木槿绽放的声音  
这晨祷诵经的声音  
它们悄悄地穿插入  
我鲜嫩的青春舞曲节拍  
时间无声地飘逝  
似梦境在水面上徐行  
以爵士乐的韵脚踏起  
用年少独特的另一种专注  
细察记忆和情感衰老的纹理

---

---

## 翻阅旧作

——昨日的灰黑淡出今日的框架

---

---

这些往事的确也老去了  
昨日那朵势必晦涩的云  
停驻在拐弯处  
我穿著童年的雨衣  
到草丛去乱嚷  
烟雾里坚挺的大鸟  
飞翔  
划过  
浅蓝单调的天空封面  
我亲眼看见  
一颗素净的露珠坠落  
如一颗巨大饱满的爱  
暗藏著疯狂，打嗝

打从昨日长长的雨巷回来  
梦游迟归的雀鸟，宽大的窗下  
青花瓷瓶盛开的向日葵  
这几本旧书脊背烫金的文字  
我感到歉疚，不安  
一首诗常常耗去  
我的白天与夜晚  
我的今天与昨天  
甚至是未知的明天  
回去吧  
回去检阅昨日遗骸  
和整个童年时代断奶  
转身之际  
听到关于过去的预言  
上路吧  
今天出发  
沿途击石  
走一哩  
再一哩

稿于一九九二年四月廿日·大山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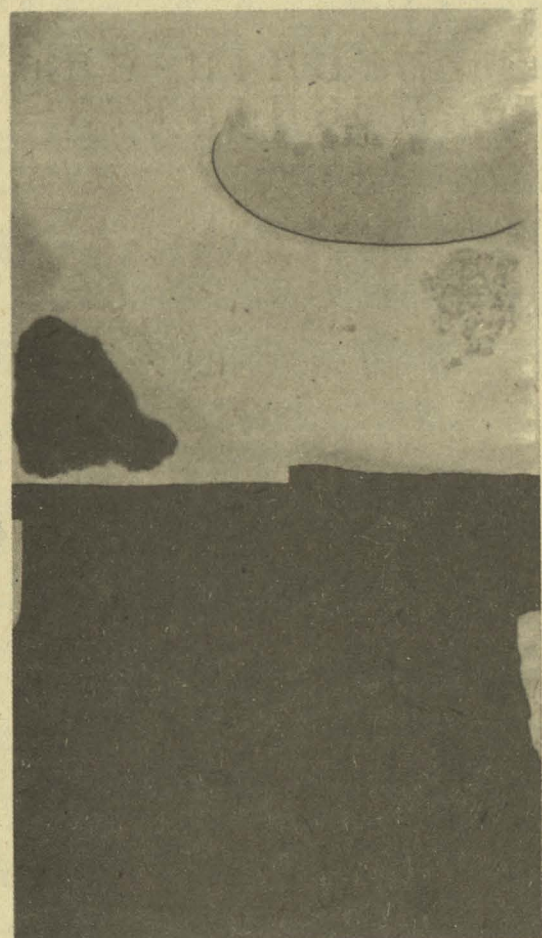
我终于甦醒过来  
勇气诞生于沮丧  
胆量诞生于死亡  
我非要走出黑色沼泽  
穿越心底最深的一条地下道  
一种窒息的空气  
窜流在可预知的未来  
我将在路口与你会面

我实在很累倦  
在长途跋涉与摸索  
在寻找光源的努力之后  
面对着燥热的气温  
最容易引起狗的怀疑  
我总是疑神疑鬼  
坐立不安  
辞不达意

我将在路口与你会面  
面临语言歧义的世界  
那一个方向  
才是我的启点

我天生的多疑  
最终发现  
其实曲折穿过  
从一个出口

转入  
另一个入口  
稿于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九·大山脚



## 地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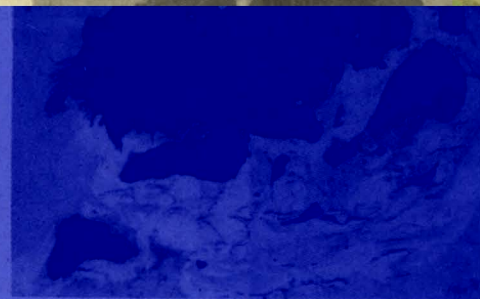
## 考题

坐在马来西亚的窗前  
读中国近代史一遍又一遍……  
爆起一串串血的硝烟  
人群向四方奔逃  
华侨惶惶南渡，以小船  
摇曳着，城垣与高墙  
坍塌着，每一页都是  
刺刀举起高高的条约  
和耻辱  
呵，整个中国  
可以让愤怒不断  
冒烟

靠着马来西亚的窗前  
把中国近代史  
向面对考试的学生讲解  
不平等条约  
五四运动  
七七泸沟桥事件  
帝国主义的瓜分  
……  
……

台下窃窃私语  
有人举手发问：  
“老师，这些都会考吗？  
选择题？  
或是问答题？”

稿于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九日·大山脚





# 泪雨



外面下着细雨  
读阡陌纵横的版面  
有人逝世了  
壮志未酬身先死  
有人结婚了  
白头偕老  
有店开张了  
生意兴隆  
有.....  
人生浓缩排列  
在各个角落  
或是悲伤  
或是快乐  
互不干扰  
却那么接近  
模糊的字迹下

.....  
看起来  
似乎是人生的泪水  
或是窗外细细的雨  
在这欲晴却雨的午后

.....  
稿于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九日·大山脚

我总是梦见上课下课  
快乐的学生从黎明中走来  
早起的花朵在晨风中绽放

我填写点名簿收学费  
催促学生打扫走廊课室  
检查谁的作业乱做缺交

我总是站在课室前面  
努力讲述文学与道理  
从循循善诱  
到恐吓威逼

不能随地抛垃圾、吐痰  
爱护小动物、敌人与草坪  
准时向国旗敬礼  
规划读书与游戏

我总是站在黄昏中央  
钟声响越篱芭  
疲惫的学生排队步出大门

时间在他们背后游荡  
罂粟在街边悄悄生长  
扫掉发上的粉屑  
我总是赶在学生的前面  
教导他们用书包捕捉花香  
蒐集天使遗落的翅膀  
在自己想像国度里  
学习自由式的飞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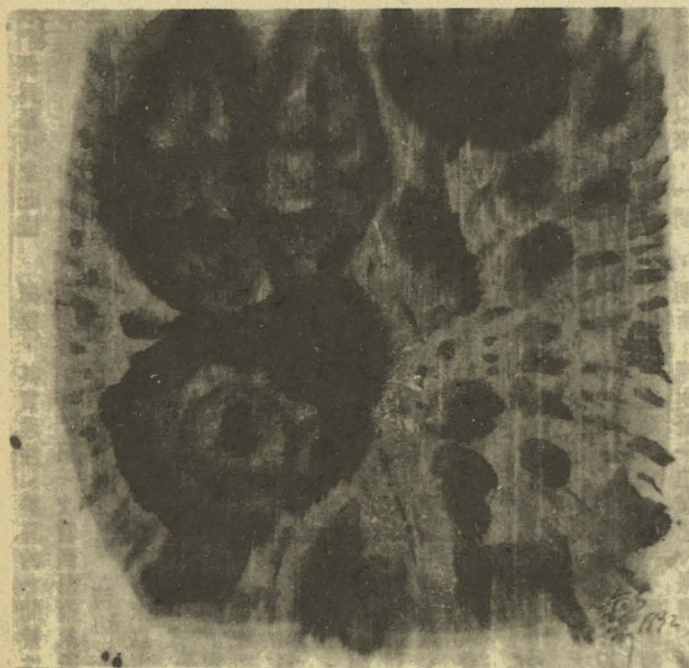
我总是永不退休的老师  
我已经如此完整地追寻  
坚实地活在自己的梦啊

我总是梦见上课下课  
快乐的学生从黎明走来  
一批又一批，在花香的晨风中  
稿于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九日·大山脚

## 体积庞大的梦







## 松脱的水龙头

犹记得  
我转身回望时  
蹲在刚建好的水龙头下的  
印度妇人  
用力搓着  
泛白的生活  
市政局的工人  
呼啸而过  
赶去为古井填土祭别

(滴达、滴达、滴达……)

当告别新村的亚答屋时  
那蹲在水龙头下的印度妇人  
已消失在黄昏中  
这一路的街景  
刻烙在我童年的心版上

(滴达、滴达、滴达……)

今天在钢筋水泥的住处  
扭开新力牌洗衣机  
绞尽昨日堆积的污垢  
只耗短短卅分钟  
(滴达、滴达、滴达……)  
而那拴不紧的水龙头  
水声总是一滴  
一滴，一滴  
滴落  
逐日蛀蚀的  
记忆  
(滴达、滴达、滴达……)

稿于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九日·大山脚



## 回文体的生活

### 1 第一类型

日子久了  
竟也缄默起来  
两个头颅并排  
心事密封  
感情饱满  
互不干涉

从不过问  
精液眼泪  
会不会流  
每晚如此  
翻一个身  
弄皱一次

日子久了  
竟也陌生起来  
醒来吓坏自己  
酣睡身旁  
打鼾如雷  
怎会是你

### 2 第二类型

怎会是你  
打鼾如雷  
酣睡身旁  
醒来吓坏自己  
竟也陌生起来  
日子久了

弄皱一次  
翻一个身  
每晚如此  
会不会流  
精液眼泪  
从不过问

互不干涉  
感情饱满  
心事密封  
两个头颅并排  
竟也缄默起来  
日子久了

稿于一九九三年三月廿日·大山脚



# 结构简单的爱

(呜……沙拉拉……)

面对着中年时期的到来  
来唱一首抒情慢板的歌  
(呜，呜，呜。)

我已扬弃了青春的激辩  
在我日益晴朗的想法中  
对不可切断的血缘  
对容易挫败的族群  
对逐日茁壮的国家  
对永不完美的世界  
已经  
绝对  
没有  
愤怒

真的，  
真的。

一切顺其自然  
面对着中年时期的到来  
容许我唱一首抒情慢板的歌  
(呜呜……沙拉拉……)

稿于一九九三年三月廿日·大山脚



## 摄影进行曲

拍身份证照片的日子来了  
我尝试梳平  
每根都不贴服的愤懑  
(咔嚓、咔嚓)

(拜托，再来一张)

拍大学毕业照的日子来了  
我高昂着头  
每根都是飞扬的梦想  
(咔嚓、咔嚓)

(拜托，再来一张)

拍结婚照的日子来了  
肩并肩  
用手握紧沉甸甸的幸福  
(咔嚓、咔嚓)  
(还要继续拍摄吗?)  
(O·K·，实在对不起。)  
(省略。)





可是不见得要写好诗  
好诗句并不那么容易获得  
但你势必要努力去写  
生活里充满着诗  
有什么好忧虑的

(喂，你听我说话吗？)

或许你不见得要写诗  
你可以从生活中  
发掘一些鲜活的诗句  
你可以把生活表  
设计成诗的形式  
诗是生活中的盐

(喂，你还在听我说话吗？)



或许你不见得要懂诗  
感觉会长大成型  
美、浪漫与爱情  
请坚持积极生存下去  
让我知道你正喜欢诗  
这样可以吗？

(喂，让我说完……)

或许，你也不一定  
要和我谈诗  
在这个时候或将来  
我们会是蛆虫丰美的食物  
如果你认为诗是微笑的花朵  
你在那里，生命就会是花  
稿于一九九三年三月廿日·大山脚

## 你可以和我谈诗

# 暴雨

——击溃下，屹立不摇的意志



暴雨  
是我们幼年时  
最痛恨的人  
他最爱湿透胶树的皮肤  
因此爸妈的泪水  
常流入乳白的胶汁  
那稀薄的泪水  
总喂不饱嗷嗷待哺的  
我们

暴雨  
也是我们童年时  
最恶毒的敌人  
我们利用做梦的时间  
在屋里四处摆置  
脸盆 空铁罐  
想捉住  
一滴一滴  
沿着屋漏  
滴下来的忧愁

用桌椅垫高自己  
我们小心翼翼地  
把书包高高悬起  
在唯一乾爽的地方  
不许任何人  
弄湿  
我们仅有的  
希望  
稿于一九九三年三月廿一日·大山脚





AZIZI ABDULLAH



SHAHNON AHMAD

## 文学之真

不久前，两位马来小说家（阿兹兹，AZIZI ABDULLAH及国家文学奖得主，沙农阿末，SHAHNON AHMAD）曾经在檳城康大礼堂举行过一次激烈的对话。

阿兹兹与沙农两人份属师生关系（沙农是阿兹兹在理科大学的导师）。当天的

对话，本来是回应阿兹兹在较早时候给每日新闻的一封信而召开。在那封信中，阿兹兹曾表示他的困惑：评估文学作品的尺度是什么？

阿兹兹过去多次获得著名的文学创作奖。早些时候曾发表了长篇小说《热带森林的儿女》，内容叙述砂劳

越少数土著之一(KAYAN)的生活状况。为了写这小说，AZIZI在公开信中说他从吉打州飞了数百公里抵达砂劳越，又再乘坐五个小时的水路，才到达吃猪肉的UMA BAWANG部落。回来以后，他又详读了一些养殖淡水鱼的书籍。一番辛苦研读后，

他终于写出《热带森林的儿女》送去参加比赛。但是令他失望的是，评审们却认为《热带森林的儿女》“并没有什么”。

之前的某一次，华人农历假期间阿兹兹曾到浮罗交怡岛度假。当他滞留在交怡岛上时，灵感来了。回家后，他用了一个晚上将它写了出来。修改、寄出，他这篇小说《WI》竟然获得文学创作首奖，而且甚获好评。

阿兹兹因此觉得甚为不解。为什么即兴的小说会比深入探讨之后才动笔的获得更佳的评价呢？

阿兹兹的小说极富吉打州乡土色彩，而且近年来的小说渐渐有颇浓的回教意义。他的其中一部长篇《山脚下的老人》是高中马来文学科的必修读本。

沙农教授也是吉打州人。他在五十年代的《荆棘满途》写尽贫农的辛酸。近期的小说虽然技巧倾向现代，却还是带有很浓厚的宗教色彩与吉打州特色。

沙农是受尊崇的长者。阿兹兹是名气颇响的中生代小说家。难得的是，在一个公开的场合中，沙农能够针对阿兹兹的困扰做出颇为精细又很坦率的分析。他的辞锋犀利，一语中的，令在场的一百多位听众（包括理科大学的一部分学生）折服。

根据沙农的分析，《热带森林的儿女》的失败，在于阿兹兹并没有深入了解KAYAN部族的生活习俗。阿兹兹虽然千里跋涉，做了一些牺牲，却只和他们过了一个晚上。他只见到了KAYAN族，并没有真正的做过有数据的、有系统的、深入的研究。

沙农也提起了《山脚下的老人》的成功之处。阿兹兹在《山脚下的老人》中描绘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整本书流畅生动。至于《热带森林的儿女》却是生涩、平面的叙述。沙农特别强调，文学艺术是展现人文的精神。它必须刻划人的生活经验，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

大自然以及人与上苍的关系。而这些繁复的关于“人”的来龙去脉，可以从生活中直接或间接攫取。他甚至颇为坦率地指出：“阿兹兹的失败可能由于他误解了“研究”的真正含义。”

马来民族在政治上一向敢于说真话。不但如此，他们也勇于纠正自己的政治上的错误。马来作家的坦直也不遑多让。

SHAHNON AHMAD 曾经在最近起诉一家侵犯版权的出版社，也抨击我国极具权威的语文出版局。这一次的对话会上，公开评议阿兹兹的文学弱点，与其说是勇者无惧，不如视为他的强烈的文学关怀吧。“阿兹兹是我疼爱的学生，”他这么表示。

\*



# 马华文学

## 马大中文系扮演什么角色？

◎杨现

阅读马来文的《文学月刊》与本地的华文文学杂志是两种不同的体验。

《文学月刊》呈现的文章可以看出马来作家对马来文的强烈感情（时常强调主权地位）以及认真投入。他们的题裁涵盖面极广，既有文学创作（小说、游记、诗），也不乏严肃的文学评论。他们的作家群，除了诗人、小说家、剧作家之外，也能够激发大学校园内的讲师及教授积极参与。

最新一期（93年3月号），编者提到文学的成长必须有五个平衡的因素，作家／文学家、作品、读者、评论与研究。与此同时，编者感慨地说：“马来文学评论太缺乏了”

事实上，当期的《文学月刊》已发表了几篇马来文学的评论专文。其中有卡森阿末（KASSIM AHMAD）的〈马来西亚当前的文学评论：一个持久性的危机〉、玛那西卡那（MANA SIKANA）的〈（BLOOM）的文学理论及马来文学对它的吸取〉、A. 沙末赛益（A. SAMAD SAID）的〈马来文学的发展：探索与才具〉，都是颇有份量的文学评论。

比较上，华文的文学杂志则是更倾向于小说、诗与散文的创作。评论文章，尤其是对于马华文学的深入探讨，一向是颇为贫乏的。如果马华文坛只有创作没有评介，只有热心于写诗的诗人与写小说的小说家而缺乏对



马华文学表示关怀的文艺评论家，那么，卡森阿末的“危机”就不是马来文学的“专利品”了——马华文学面对的危机更深、更重。

也许因为马来文学是我国的国语，占尽优势，人才辈出原是意料中的事。而且，本地的《文学月刊》出版者是政府的语文机构——语文出版局，它除了可以提供研究的便利之外，也同时可



以重金网罗老、中、青的优秀作家。

事实并不尽如此。

如果我们深入探讨马来人的生活面貌，就会发觉他们是一个极强调人文精神的民族。过去，当他们的生活条件并不很好的时候，出现了不少的优秀作家如克玛拉（KEMALA）、沙农阿末（SHANON AHMAD）、东革华兰（TONGKAT WARANT）。今天，随着新经济政策的推行，马来民族的经济地位大大提升以后，他们的作家并未因经济的蓬勃而腐蚀了思想，反而因为经济的成长而直接推动了文学的茁壮。

不少著名的作家在今天还握紧他们手中的如椽大笔。他们常常都有新著面世。有些著名的小说家、诗人，更时常在《文学月刊》发表作品，A. 沙末赛益（A. SAMAD SAID）是《文学月刊》的常客。乌斯曼·阿旺（USMAN AWANG）的名字也是读者不可或忘的。其他中坚分子如

莫哈末沙列（MUHAMMAD HJ. SALLEH）、乌玛诸奴斯（UMAR JUNUS）阿兹兹阿都拉（AZIZI ABDULLAH）等也不遑多让，除了在月刊杂志上发表作品外，也活跃于报纸的文学副刊。

这些著名的作家有异于华文作家之处是：他们的创作生命都很长久。比如沙农阿末成名于五十年代，迄今仍宝刀未老，时常发表发人深省的言论。华文作家群中，崛起于五十年代的小说家、诗人，而今又有几人还埋首于文学？

当然客观因素是不可忽视的。比如优秀的小说家宋子衡，虽然出版了两本掷地有声的《宋子衡短篇》与《冷场》之后，还没有开始写长篇小说，已经被生活折磨得心力交瘁了。然而，生活的客观因素是不是最重要的、最影响一个作家的创作心志呢？翻开马来文学杂志，我们常常会读到诸如莫哈末哈芝沙列教授对马来文学与

西方文学的批评、比较；也会读到诗人学者拉笛夫（LATIFF MOHIDIN）的诗创作与诗观；哈欣阿旺博士（HASHIM AWANG）的文学评论；花蒂玛布素（FATIMAH BUSU）的小说探讨。上述这些人，当年以文学青年之姿晋人文坛，因缘际会，苦心潜修，终于都学有所成，在本地的大专院校执教。大学的校园并没有困囿了他们炽热的文学。即使有安定优渥的生活条件，他们还是孜孜不倦于文学的探索。否定了文学是苦闷的生活象征。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会发觉，本地华文文学的收获始终不能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不单是因为五行缺水，也缺乏对文学有高深认识的学者的支持。

七十年来的马华文学一直不能产生一部灿烂古今、撼人心弦的文学著作，是不是因为马华文学一直都由一批热情，而只有热情（与才华，也许），的文学青年在



扛大旗呢？一个作家的文学创作在进入某一个阶段之后，就应该有更厚实的素养提升，这一方面的工作是须要科班出身的文学理论者相辅才能有卓然的成就的。过去的《文学月刊》不乏深入评析沙农阿末的小说人物的性格、乌斯曼阿旺剧本中的悲悯意识。评论者的重视，无疑是作家最大的欣慰。

我想，这是马来亚大学中文系讲师与教授们向马来

学者看齐，开始正视马华文学的时候了。他们除了探研《说文解字》、《训诂学》等等许多中国大陆、台湾学者已有长篇巨著的工作之外，更迫切应该整理的还是，方北方小说中马来西亚华人的政治操守，韦晕的小说艺术、吴岸的诗的节奏，这七十年来马华文学的变迁等等与我国生活有密切联系的文学著作。中国古典文学、经史子集固然要认识，本国的

文学更不可不精研。当中国大陆已开始为马来西亚的华文作家开始设立个人档案，马大中文系竟然可以无动于衷。当日本文学研究者迢迢千里渡洋而来研究方北方的小说艺术，而马大的中文系学者竟然会忽视了近在咫尺的本国的文学瑰宝，这是令人瞠目结舌的事实。

无意中听到马来作家朋友求证这些事情，他们不可置信，我则哑口无言。

\*

### 蕉风双月刊订阅办法

□蕉风双月刊每本售价 \$ 1.50

□蕉风长期订阅价格：(包括邮费在内)

本国：六期 \$ 9.50，十二期 \$ 18.00。

海外(平邮)：新加坡、汶莱——六期 \$ 14.90，十二期 \$ 28.80。

其他国家——六期 \$ 16.70，十二期 \$ 32.40。

海外(航空)：美国——六期 \$ 34.10，十二期 \$ 67.20。

菲、香港、日本、中国、台湾、印尼——六期 \$ 25.40，十二期 \$ 49.80。

英国、法国、瑞典——六期 \$ 31.10，十二期 \$ 61.20。

□订阅者请将订费换成支票或银行汇票或邮政汇票，连同下列表格挂号寄交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No.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  
风  
订  
阅  
单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文)	
订 阅 期 数	期起至 期止。共 期。
订 费	\$
备 注	

(因为马来西亚邮票加价，故订户订价也随着调整。)

# 由黄昏星到李宗舜

## ——《诗人的天空》读后

我和本书作者李宗舜先生相识已二十年，那时候他还是一个十多岁的少年，笔名叫黄昏星，正在为天狼星诗社效命疆场，很有年轻人千金一诺、壮志凌云的气概。后来，他们那一群小夥子跑到台湾读书，大概是在1981年，黄昏星回来马来西亚，改成李宗舜现在这个名字。他回来后住在吉隆坡，经常到《蕉风》的编辑室来闲坐，他以前那种狂歌不羁的性格，似乎大为改变，如今倒成为老成持重的青年了！

因为经常和他见面，知道他返马后生活一直不够安定，先是代人推销人造钻石，后索性改行做了德士司机，而且一直做了七年之久。可是他天性乐观，即使生计逼人，他依然天天仰着笑脸去承受人生的熬煎！至于他从前少年时那股写诗的热情

，倒是冷落下来。我曾多次问他为什么不再提笔，他苦笑着说他尚未看透世界，等酝酿一段时期再说吧！想不到他的第二个写诗的酝酿期，竟然酝酿了八年的时间。所以，当我在1989年年中，听友彬说要为李宗舜在《蕉风》431期出一个专辑时，连我也十分惊奇。第一惊奇的是他愿意重擎诗人的如椽之笔，表示他已经点燃起他原已熄灭了的写诗的灯火；第二，我相信他如今不是为了写诗而写诗，而是他经过多年来对社会的冷静观察与思考，用诗的语言来表达他如今对社会的看法与感受。说他是新生，亦未尝不可！

他这本诗集，只有80首现代诗，共120页。从第一页到第64页，多为1973年到1980年的作品，那正是他负笈台湾的时期。1981年他由

台返马，由82年到89年，他几乎连一首诗都不曾写过。从本诗集的76页到最后一页，则是89年四月以后的作品。

在这本诗集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了李宗舜多年来生活的缩影，而且也很清楚

◎姚拓





地看到：他如今的风格与80年以前有很大的不同。1980年以前，他的诗作多数神采飞扬，而字句晦涩聱牙，甚至自创新词新腔，充份地显示出他的少年情怀，有人说：“少年情怀总是梦”，他以前的诗作，正是梦一般的憧憬与向往，疑幻似真，似真又幻。老实说，我对他80年前的作品，倒更为偏爱，因为其中有若干首诗，有很美丽的意境，遣词用字也别出心裁，如：《话本》

相逢之背面往往隐藏着一种悲愁

此地的杜鹃听说在三  
月里淡淡而红

去年的蛙群说来就来  
说去便去渐渐了无声  
息

门外一盏灯，房中一  
杯清水

清水如流，时光如刀  
，日历上

刻着七夕的名字

另外，如《归去》、《断桥》、《行舟》、《远征》、《归心》、《环锁》、《轻唤》等等，都有很浓的诗的意境，也有许多令人感动的句子，几乎每一首都是他的呕心之作。也许在别人看来，这些诗作除了隐晦之外，便是儿女私情或兄弟朋

友之间的芝麻小事，值不得大书特书。其实，大诗人如李白、杜甫等人的传世之作，又何尝不是他们身边的芝麻小事！我读古诗或现代诗，我要求的只是诗句的美雅，是诗意的清新，是诗作者的真情毕露；至于这首诗是否有关国家大事、或国计民生，那倒是其次的事情了。

1981年以后，李宗舜的诗作，好像是另外换了一个作者。他把原先的晦涩，改为一目了然的平畅；他把早年的个人生活小圈子，扩大到他周围的人群与社会。他描述的不再是他个人的追求与向往，而是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多样脸孔。因为1980年以前，他还是少年；1981年以后，就变成青年与壮年，甚至将要接近中年。他的经历，他的见识，以及他对人生的看法，都与少年时期迥不相同。这表示他已经成长，已经有了他个人的人生目标。

可是，在诗作方面，因为用文用字过于平淡，我反而认为：他现在的作品与早期的作品相比，好像失去了以前的美感。假如把其中若干诗句，加上标点，如：《病榻上》：

出院之后，我沿着回

家的泥路走，不敢回头，手捧着大包小包防止肝炎复发的药，耳边犹响起临行前医生拨冗为我上一节，才五分钟珍贵的历史课。

类似以上的诗句，则与散文完全一样。当然，81年以后李宗舜的作品并不完全如此，我只是选择其中的若干字句作为例子而已。诗，是最精练最精练的文句，而其言外之意可令人回肠百转。我衷心地希望本书作者李宗舜先生，一本他写诗的热诚，百尺竿头，用千锤百炼、反覆推敲的写作精神，在他今后的十年之内，写出更令人拍案叫绝的杰作！

其实，本书76页以后诸诗，我喜欢的尚有多首，如：《想你》、《照相》、《谁来伴我》、《时间》、《赔偿》、《陈氏书院》等等都是上乘的诗作，尤其是《梵音》，我认为是全书中最精彩的一首，可谓百读不厌。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愚者则见其皮毛。我对现代诗的欣赏，仅属“愚者”阶段。也许我以上所写的，只是“一得”而已！当祈作者及读者一哂。



◎李宗舜

## 坐听杨平一席话

——生活比梦更有力量

和杨平闲谈诗坛风云，是由“台湾当代诗人简介”这本书引开来的。杨平说，他在海外看到这本书，是在一个相当意外的情境下翻阅到；使他非常感动，因为有些资料和出处连他都不知晓。

写诗的杨平高高瘦瘦，一谈到现代诗，话匣子倒是

如江水般溢流而出：“这本书收录的几百位诗人当中，有一些诗人不是去世了（如覃子豪）就是中途搁笔（如痲弦、夏菁等），但对于一些前卫诗人如余光中、洛夫、张默、罗门、周梦蝶等，非但创作量不会因年事的增长而锐减，而且在质量都表

现俱佳，实在令人敬佩。这些人对文坛的贡献和影响非常大，也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其实在早年的星马文坛，前述的诗人也对本地作家影响深巨；我们这些诗坛后辈，写诗的初期，整本《石室之死亡》、《五陵年少》



、《迷魂草》、《深渊》都能背诵；而且在文学观都有着潜移默化的重大影响和启示。这种贡献是众所周知的。可是在前一阵子，有位台湾诗人认为，廿世纪末的台湾诗坛，已不是五十年代前出生的“元老”诗人的时代，应该把他们放进历史。此君还说，蓝星创世纪以至笠诗社，在整个八十年代台湾文学史上没有任何贡献，只不过提供一个投稿的园地。杨平听后很不以为然。“当时的一些年轻诗人如罗智成、杨泽等，大概都是廿多岁左右，很多诗作都在诗刊发表。前辈诗人如洛夫、张默、痖弦、余光中都很赏识和提携，在现阶段都成为相当有影响力的诗人。至于诗社的成员，各自虽怀着不同的理想，但对诗运的拓展和推动皆不遗余力，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杨平还强调，年轻一代诗人应该了解自己出身的背景，对于他人带动诗运的功劳，不能一笔带过，完全抹煞掉。在近一、廿年来，尤其创世纪和蓝星诗社——如向明、洛夫、痖弦及张默，他们虽然是五十年代的诗人，可是在七、八十年代对新人的提拔却从不落人后。三

年前，在创世纪卅五周年纪念特刊上，还特地举办创世纪诗奖，白灵、简政珍、林耀德及林群盛都是当时的得奖者。白灵只有四十岁，双林依次是廿六及廿岁。诗刊以最大的篇幅给社外人士发表，而且创世纪的明显诗风特征是前卫性及包容性，此点数十年不曾有改变过。

蓝星诗刊虽然较接近诗刊书型，主编向明也很开明，他和负责人余光中对有潜能的后起之秀非常重视，当年罗青就是余光中提拔出来的。杨平对这位诗人所提出的论点感到非常失望，而且觉得以偏概全，有澄清的必要。就以他加入创世纪不过三、四年光景的经验，逐发现这个诗刊对诗坛做过许多具体的贡献，该诗刊以最大篇幅及最早引进并介绍大陆的朦胧诗就是最好的例子。

在前年，杨平和洛夫一起回乡探亲，认识了大陆上许多第三代的年轻诗人。过后他俩就开始进行规划，逐步把作品推介出来。而在近期他们也准备策划出版特辑，有关特辑将是廿至四十岁的台湾中间诗人。“这个专辑推出之后，它将囊括绝大多数台湾的年轻诗人作品”杨平如是说。

据我所知，杨平还策划出特辑，介绍星马的诗作到台湾去。

“前辈诗人主动刊登新秀作品，替他们争取版位（包括星马作家诗作）、为他们的新书写序，每期诗刊都有新人出现，难道这也算是没有贡献吗？”杨平有点愤愤不平：“把五十年代前出生的诗人放进历史的说法我不敢苟同，这纯粹是个人的价值观。老一辈诗人固然应该把使命交棒给年轻诗人，起码他们的努力应该得到尊重。况且，文学艺术只有好坏之分，没有新旧的差异；换言之，李白、杜甫，现时我们还在阅读，因为他们写得好，历数千年而不朽。”

杨平认为，我们看作品，也应该秉持同样态度，前辈诗人写得好，值得推崇，年轻诗人有佳作，我们也要重视他们的才华而加以提拔。

提到台湾后现代主义的崛起方向，杨平以为，这个潮流的形成是在八四、八五年，八六、八七年盛行；虽然谈论的人很多，始终不能成为气候。只有为数少少的诗人以后现代自命；至今年再也没有人提起这个名词。若要与台湾的五、六十年代的现代主义及乡土论战所掀

起的风潮相比，毕竟这只是一阵风吹过而已。这个时候，刚好是海峡两岸开始接触，许多诗人返乡探亲。张默、洛夫、辛郁等等，发表了许多返乡后的感人诗作，无形中撞击大陆诗坛，引起激荡。相对的大陆第三代诗人也在台湾发出回应，造成撞击。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现代诗坛（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及其他地区）应该是朝国际化、多元化的走向，”杨平表示：“在资讯发达、沟通面缩小；彼此相互激荡、影响下，将为整个现代诗坛开拓一条崭新的道路。”

那么，他对中、台、港以外的星马菲等地的所谓边缘文学，又有什么看法呢？

杨平说：“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几年前我回到大陆，见过不少内陆作家及诗人，在他的观念里，就把大陆以外的港台、星马菲等地视为边疆文学。后来经过交流、讨论和影响，渐渐地他们也改变观念，接受了我们的看法。”

谈及台湾诗社的成立，对整个诗运的带动及影响层面，杨平觉得这股力量不容忽视，它的影响也很深远。

从早期的现代、创世纪、蓝星至六十年代的阳光小集，之后的神州诗社，都为台湾诗坛掀开新局面。诗社的建立自此沉寂好一阵子，至八八年又开始蓬勃起来（几乎每个月皆有一个诗社成立）。不过这种百花齐放的局面不能长久持续，现今唯有硕果仅存的几家，新陆就是其中一个。探讨个中缘由，最大的问题首推社员同心力，他们无法长期保温，是诗社寿命短浅的主因。其次是诗刊向来面临经费不足及销路的问题，而时代的因素所造成的现实压力也非常重要。无可否认，十多年前的诗社之所以成立，组员都希望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梦，但八八年之后，组员的理想存在，但他们都面临了：

（一）更现代化的隐忧

（二）更工商社会环境的冲击

（三）必须花费更多时间面对现实社会的挑战。在这种情境之下，诗人的现实压力比过去十年增加很多倍，毅力不坚者被迫停笔、崩颓甚或解散。而过去诗社社员的组合，百分之百为理想，现今往往诸多顾忌，凝聚力相对减少。当每个人为自己的前途事等疲于奔命（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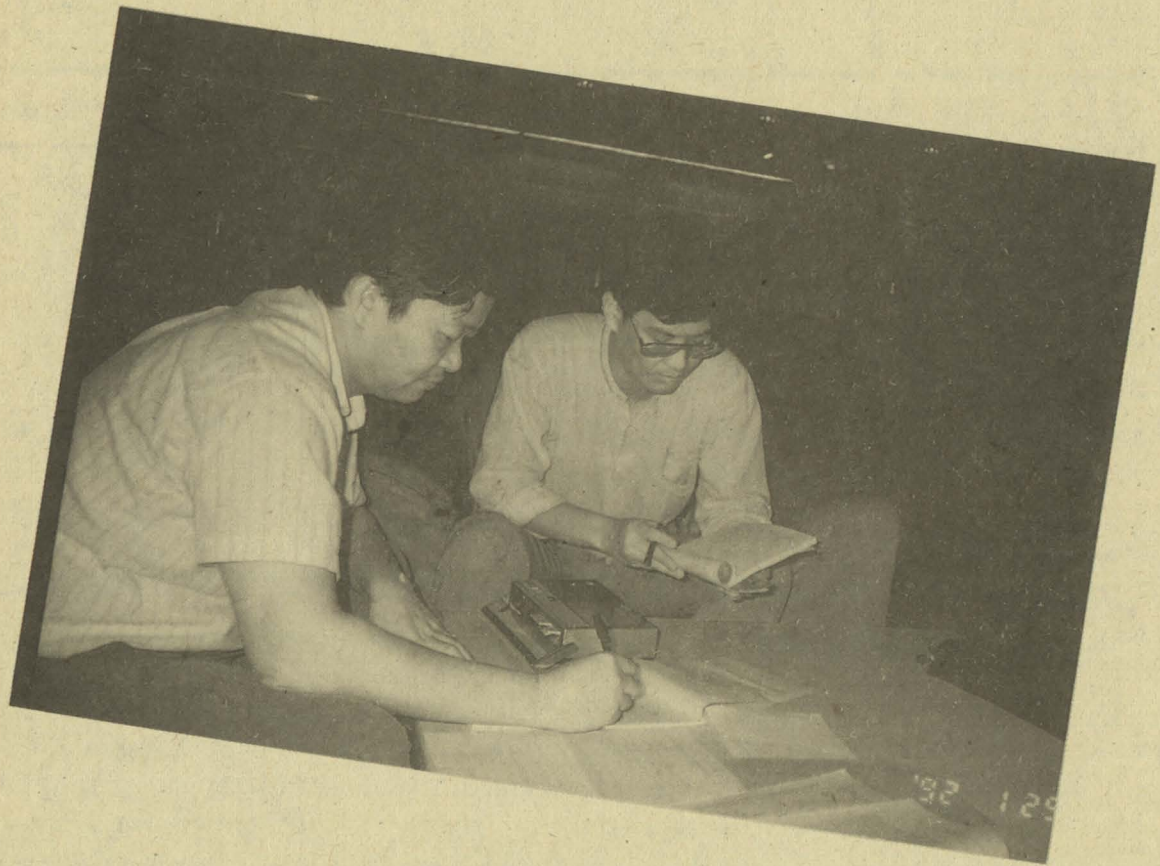
作关系、服兵役或出国等），随着人才的离去，创作量减少，诗社就自然瓦解。这也是许多前辈诗人相当关心的事项；杨平感叹：“后起之秀冒起来很快，沉寂得也很快。”

大家既然已经明了症结所在，应该有一些具体做法应对吧！杨平除了感叹，还带着几分无奈：“毕竟生活比梦更有力量！”

是的，毕竟生活比梦更有力量。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社会，况且台湾这几年来经济起飞，各领域的发展皆很快速，人民收入及生活品质也比其他地区富裕。杨平感叹的背后，无奈之情油然而生：“虽然台湾还是有许多人热爱文学，但他们做梦的时间越来越少了，相对的其他问题的介入，写诗的热忱也减少，而且也没有像以前的诗人那种积极和狂热追求理想，所以只是发出流星和光芒，但却不是恒星的光芒。”

是不是生活素质的提高，反而把诗的热诚降低了？杨平深有同感，同时觉得时下很多年轻人为了追求物欲生活，对文学反而漠不关心。其实在恶劣的环境下，更加能激发出诗的生命，有所谓





的“愤怒出诗人”，而在中国大陆上，物质生活都很匮乏及恶劣，但却出现了许多重要的诗人，在各方面的表现都很优越。

“大陆上只有两种诗刊，”杨平说：“一种是官方诗刊，另外一种地下诗刊。官方诗刊由政府出资印刷，诗作登刊后还有稿酬，全盛时期的《诗刊》及《北京诗刊》销路有卅、四十万份，现在每期降至十万份，还有在四川发行的《星星诗刊》，它是大陆上第二大诗刊

，销路在七、八万份左右，而类似这些官方诗刊在每一省都有。”

杨平认为，大部分杰出的诗人作品都发表在自己合资的刊物（地下诗刊），这些诗刊和台湾及星马各地的诗友所创办的很相似，除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聚在一起出钱出力搞出版，每期只出几十本。大陆上的地下诗刊虽在印刷方面很简陋，作品反而很精彩，并且会寄到全国各地各诗友手上流传，对整个大陆诗坛很有影响力。

谈及他对海外诗坛的观感，杨平感到这些地区的诗人在潜质和实力都有显著的提升。经过年岁的流失、资讯的传播，星马及香港的年轻诗人都表现得很优秀，不但有自己的格式，也自成为一种气候。可喜的现象是近几年来崛起许多年轻诗人，可以预见在一、二十年的将来，这些后起之秀将能夸耀一时一地（时空），成为当代国际一流的诗人。

## ◎章钦

清早步出天台，一片胶叶落在窗角下，我一阵惊喜，弯腰轻手拣起那片又红又黄的胶叶，真叫我喜爱，把它放到鼻尖，嗅到了家乡的味道，家乡的芬芳，祖国的可爱。我抬首远望，窗外不远的两棵胶树，叶子早已黄透，原来是胶树托风儿把黄叶送来，大概还识得我是个胶林的儿子吧！送我一片黄叶，告诉我胶林又落叶了。

我捧着那一片胶叶，像拣到一片心爱的东西，久久不肯放下，使我心头有着无限的遐思，挑起了那湮远的记忆。这个时候，家乡那一片片广阔的胶山，满山满林都是黄黄红红，风儿的脚尖一踢，黄叶就是漫天飞舞，像是一只只彩蝶，飞游在胶林间，这又使我想起杜牧的那首诗：“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胶山虽然没有枫叶那么可爱，那么充满诗意，可让诗人也爱坐在胶林间，写下一首传

世之作，但，却让我这个胶林的孩子，留下一囊囊的相思梦。

每年二、三月间，步入胶林小径，又是胶林落叶的季节，那一片原本浓密阴凉的胶林，忽然间叶子一转黄，风儿一踩，叶子就“唏哩啦”纷纷飘落，落得一片清光，枝头光秃秃，赤裸裸，那枝爪就刺向深邃的蓝天

，似乎是想抓住那每一片的白云。酷热的阳光，猛烈地曝炙着，阵阵热浪在煎熬，胶刀割过树皮，胶汁流出，但热浪一熬，胶汁也就流不出了，何况这个时候，胶叶已纷纷飞落，无法酝酿更多的胶液，原本是满杯乳白胶液，现在却锐减半杯，更加上热浪的煎熬，胶液更为稀少了。这个日子，胶工们的



## 一片胶叶



# 修竹赋

◎鄯玉翎

岁寒霜雪苦 含彩独青青  
岂不厌凝冽 羞比春木荣  
春木有荣歇 此节无凋零  
始愿与金石 终古保坚贞  
——陈子昂

我有一幅墨竹画，是一位世伯在几年前送给我的。由于空间所限，并没有将画悬挂起来，只是闲时，我喜欢把画轴慢慢打开，每次展卷观画，都好像看着那些竹子活生生的从土里生长出来的样子，那种感觉很美，有如拉开窗帘，见到窗外竹影凌乱，景色怡人，心里会有无限的惊喜和感叹！

竹，是一种禾本科的植物，茎质坚固，中空有节，在中国古代的诗文中，很早已被人所歌咏；如在《诗经》里，就有“瞻彼淇奥绿竹猗猗”的描述。

对于竹的印象，我最早拥有的应该是那些母亲用来



石子呢！橡胶种籽暴裂其间，胶液的产量就会增多，这个日子，胶工的心房都会孕满欢笑和喜悦。小孩们会相约结伴，跑到胶林里去，拾回那一颗颗光滑的橡胶种籽，用以比赛，把两粒胶籽互相按压，谁的破裂，就算是谁输，那个时代，这些都是孩子的好玩意儿。

有的孩子，把拾回的胶籽，小心地钻它三个小洞，挖空胶籽的肉，然后用一块竹片削薄，有二三吋长，用一条小柴，穿紧在竹片上，插入胶籽内，再把细线系着小柴，这样，以手捏着胶籽，把线转入胶籽，用手把线一拉，竹片便飞快转动起来，真是娇小又玲珑，美极了，这是胶林孩子们的一种发明吧！

我又轻摸着那一片红橙橙的胶叶，忘不了那一个个逝去的日子，逝去的年代……。

\*

时都会响起阵阵唏唏沙沙的声浪，如果不是胶林的孩子，定会惊慌失措，以为豪雨落下，不，不是下雨，是那顽皮的风，摘下那朵朵细细黄黄的小花，撒在绿叶上，然后打从叶与叶缝隙间滑下，掉到地面上。常常我会蹲下身，细心拣起一颗颗小小黄花，放在掌心，嗅着那幽幽的香味，这不就是祖国的芳香吗？颗颗小黄花，像绿豆般大，形状像一颗颗小星星，如果把它用一根细线串起来，就像一串美丽精緻的项链，真叫人喜爱呢！

每年七，八月间，不管是早晨、黄昏、晚上，只要步入胶林间，“哗哗叭叭”的声浪，阵阵传入耳畔，那一颗颗橡胶种籽，应时破谷而出，来一个飞跃，跳到好几十公尺远的土地上，去等待生根发芽，延续下一代。如果一个不是在胶林长大的孩子，都会以为有人向你抛

人息更锐减，有的就索性停工，找其他的活干。胶树落叶，是胶工苦难的日子。

每年三，四月间，满山的胶树，光秃秃，纵横交错的枝桠，缀满着紫色的叶芽，一片片像老鼠的耳朵，静静地抗拒着酷热的阳光曝晒，热浪的煎熬。不多久，枝头的叶芽日渐长大，枝头上呈现棕黄的嫩叶，风儿掠过，柔柔地在摇曳，它象征着新的生命，象征着绿的开始，充满了一份份喜讯。

再过一个时候，胶叶已浓密了满枝头，喜鹊们也都回到胶林间，为早晨胶林放声歌唱；松鼠也回到枝桠间，奔窜跳跃，嬉戏其间。胶林底下一片阴凉爽快，小溪也唱起歌儿，虫鸣轻快和着，绿又带来胶山的喜悦了。

这个时节，走在胶林小径，阵阵淡淡清香，就会扑鼻送来，又是胶树花开的季节了。只要走在小径上，随



晾衣的竹竿，它们的形状又瘦又长，我无论怎么看，也不会觉得竹有什么地方不平凡。

后来，在学校的课堂上，老师指出：梅、兰、菊、竹就是所谓的“四君子”，而松树若再加上竹和梅来配衬，又被称为“岁寒三友”，这些植物最能象征高洁正直的品格，代表坚强、乐观，以及不畏强暴的精神。

跟竹子真正有所接触，是小时候父亲买回来送给我的那一根笛子开始。那时，我常在夜里将笛子贴近唇边，吹出十分清晰的声响。那种声音在静夜中扩散，可以感觉到笛声悠长的特色。

悦耳的笛声，一度让我留下许多深刻的启示。我想，笛音之所以醉人，隐隐萌生“天籁”之境，那是因为笛是由竹做成的关系，而竹的本身，其实就是一种优良的乐器。

我还记得年幼时，常常可以听见卖云吞面的小贩沿街敲击着竹板叫卖的声响。通常，一副竹板能够敲出几个不同的音调，那些从竹子的身上所发出来的声音，使人听后仿佛洞见自然的真境，心灵平静。

因此，长大之后，当我读到一个禅宗的公案，说从

前有一位禅师，因为扫帚掠飞一颗石子，打到竹的身上发出了声音而顿悟，心里也就不难理解了。

由于自小在城市里成长，从来就没有机会见过成片的竹林，但有一回，记得是在端午节前夕，我看到祖母用一片片的竹叶来包裹粽子。后来，竹叶用完了，其余的材料还剩一大堆，老祖母不禁有些感叹的回忆：

“从前，在咱们乡下，离家不远的后山就是一片竹林，想包粽子，到那儿去随便摘些竹叶就可以了。虽然，一根竹子中大到可以包粽子的竹叶并不多，可是竹子却有惊人的生命力，任凭风吹雨打，甚至你用火去一把烧光它，不必几天工夫，千百株绿色的竹笋又冒了出来，而且很快的又会长成有用的材料了……”

祖母的这番话，让我对竹林产生一份美丽的遐思，同时对竹的印象，更加敬仰。我甚至幻想，有一天自己站的地方是乡下的农田，左右两面是延展到远处的稻谷，后面有一座山，山前有一片麻竹林，我住的家，就在那一片竹林的附近……

竹由于具有独特的状儿和性质，很容易叫人把它人格化，产生联想。所以自古

以来，文人墨客都喜欢用竹来比喻成隐士，借此抒发读书人的个性与气质。

前些日子，我在一个画展上遇到多年没见的老师，因为关怀心切，老师问我毕业后在那里升学，目前从事什么行业？我回答他说，高中时会考的成绩不好，很后悔没考上大学，如今没有一张像样的文凭，很难找到一份理想的职业！老师听完，没说什么。

在画展里，老师订了一幅“修竹图”，当时，他一面欣赏，一面向我解释：“其实，墨竹的画法与书法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两者所用的工具；毛笔、墨、宣纸大都相同。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毛笔，它特别合适于表现竹叶的形态。李衍在《竹谱详录》中说，“实按而虚起”，一句话就把画竹叶的要诀给包括了。墨竹还有一个重要的口诀，那就是“写竹不离个，每个个，都要破”，这里所谓的“个”，就是这些竹叶形儿的“个”字组合。”

我仔细的端详着老师的手指在图画里所指出来的那些“个”字结组，发现正如他所说的，那些竹叶的构图确实是由一组组的“个”字笔划排列而成的，正想再请

教什么是“破”的定义时，却听他说：

“写竹要能破，其实我们面对现实的生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人生在世，不如意的事情十居八九，但只要能够看清事物的本质，做人胸有成竹，那么即使再多的困难跟烦恼，也是可以破除的！”

后来，老师又和我闲聊了一会儿，跟着便问我有没有吃过美味的竹笋。他告诉我，雨后去挖竹笋，是一门很大的学问，因为竹笋只有在地底下的味道才鲜美，一旦突破了土地，就成了次等的货色，因为笋一照射到阳光就转变成绿色了，纤维强

韧、其味甚苦，这种情形就称为“出青”。老师说：

“我常常遇到从前的学生，他们都很喜欢向我诉苦，认为从华校毕业出去，在现实的社会里样样吃亏，有的甚至后悔，当初为什么不选读英校，如今也许就比较容易出人头地。可是，有谁曾经好好的想过，即使是冒不出头来的竹笋，也是有用的东西！你们受了那么多年的教育，难道还不明白一点做人的道理？”

和老师道别了以后，脑海里不停的浮现出一幅又一幅墨竹的画面，我很细心的去回想起老师所说过的每一句话，忽然间，好像想通了

很多问题；不知不觉的，我竟然想到元代四大家之一的倪云林，也是一位善画墨竹的名家，他曾题字对朋友说：

“余之竹，聊以写胸中之逸气耳。岂复较其是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或涂抹久之，他人视以为麻为芦，僕亦不能强辨其为竹。真没奈览者何！”

正所谓“逸笔草草，不求形似”，在我对修竹所知的有限知识里，与模模糊糊的印象中，竹的启示，或多或少，总已教我更加深刻的体会得出一些特别的内涵和意义！

\*

## • 新书介绍 •

### 杨平诗集

1. 空山灵雨《新版》  
售价：马币十二元正
2. 空山灵雨《评卷版》  
售价：马币二十元正
3. 年轻感觉  
售价：马币十元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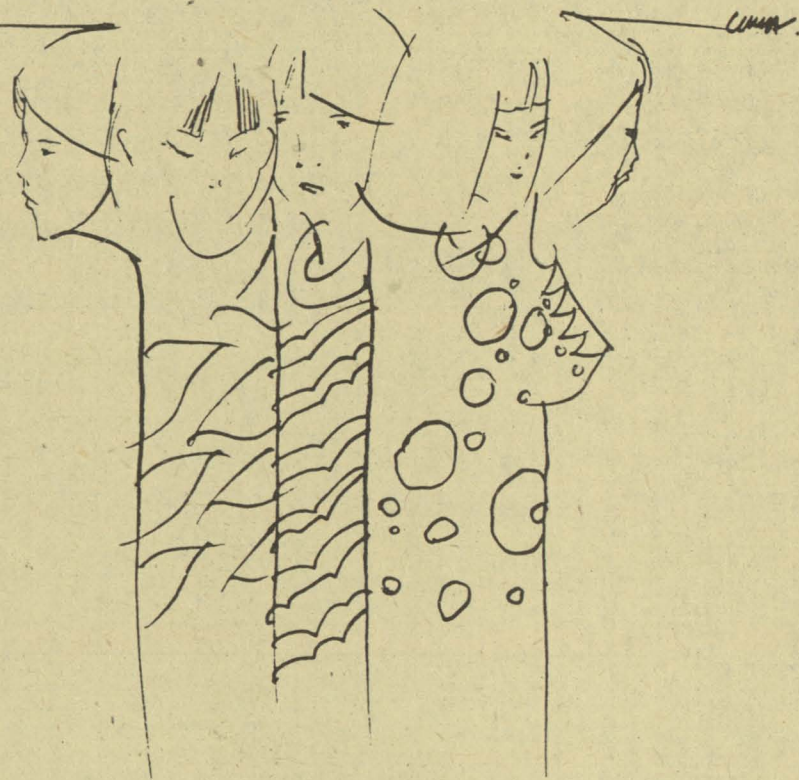
邮购处：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



# 脾气与情绪

◎ 刘静娟

图/ 蔡庆福



“我就是这个脾气！”  
一个个性爽直的朋友常如此自豪。她有不少优点，聪明能干，快人快语，凝聚力强，是群体里的甘草，也常能化解一些摩擦。有些话，胆小乡愿的你说不出口，由她来仗义直言，真让你感激、佩服，甚至痛快——当你想说而由她说出的话有批判、责难意味时。

可是，后来大家都有些受不了她的恃“气”而骄；好像她既已坦诚昭告你们她“天生这个脾气”，她就有特权不克制自己，而你们有义务承受她发泄出来的脾气。她相信她的出发点是善意，即使过度暴躁，过后向你道歉就是表示“敢做敢当”“知错能改”。但是，善意恶意并不光由她自由心证。

平白无辜被“快人快语”一番，谁愿意承受？即使有错，都是可以讲理的大人，被她“吠”一阵，再宽厚的人心里难免也会不平衡。

忽然想起这个多年没有消息的朋友，是因为最近连着两次听到两个已年近不惑的人说：“我就是情绪化的人！”

其中一个为内敛型的，

她的“情绪化”是看到一分卑劣的人性，读到一个恶质的新闻，都可以使她为之一整天闷闷不乐，无法自我排遣。另一个则是侵略型的，他心里不痛快无法克制，谁“首当其衝”，就不免被他四射的流弹打到。他理直气壮地强调自己“就是情绪化的人”，好像声明自己“至情至性”。

前些日子读过一则新闻，两个三四十岁的商人谈生意，甲原已说定以若干价钱购买乙那幢位置很好的店面。正式签约时，甲临时起意重新杀价；乙因生意亏损才出让这个数千万元的店面，心里已不爽，一时火大，从抽屉中拿出一把枪，杀了甲

后自己也饮弹。仍拥有千万家产的人一时失控，竟犯下这样莫名其妙的命案！

生活的紧张、竞争的激烈、自我意识的膨胀，情绪化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内敛型的情绪化只是自己的内心活动受到干扰，自己倒楣，旁人顶多要看他的脸色；侵略型的，则是强迫别人共同承担他的暴躁不快。虽说一般人不会有枪，也不至于有暴力倾向，语言及情绪的杀伤力也很大。

每个人都是一个尊严的存在，你有情绪别人也有情绪。虽然现代医学的健康守则之一是不要“憋气”，但心智成熟的人会自己寻求不伤他人、不迁怒的“出气”

方法。比如林肯，听说他常把自己心里的气写在便条纸上塞进抽屉里。过一阵子整理一堆纸条，他发现很多气其实没什么好气的；而从回味、检讨之中，他的人格、智慧又提升了一点。

相反的，以“我就是这个脾气”自得，放纵自己情绪失控，如果对方够强悍，也可以给你一记回马枪，让你灰头土脸；如果对方反应比较迟钝或比较宽容，平静地看你、过后为你的个性打分数，那么你又占到什么便宜？

我那爱仗“气”直言的朋友多年没有消息，是因为很多人说“惹不起，躲得起”，与她保持距离。

\*

## 新书介绍

书名：推车的异乡人

作者：林婷婷

出版：巨龙文化公司

售价：马币十四元正

邮购处：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 表达自己



图/蔡庆福

## ◎刘静娟

女朋友离去，与哥哥共同经营父亲传下来的林木业、理念不合却又不知如何沟通的年轻人，对着六岁的小女孩感慨着：

“为什么你可以那么轻易地表达自己呢？”

小女孩甩动金色马尾，天真地、甜蜜地说：

“很简单呀，妈妈都叫我不要说谎。”

闷闷不乐的年轻人一时若有所悟，看电视的我亦若有所悟。

小女孩的话是简单的真理。不说谎，有什么说什么，心灵是透明的，容易表达也容易让对方明白。

可是小女孩的话又不尽是真理。她可以说“你煮的菜没有妈妈煮的好吃”，然后不吃；可以抱怨着“为什么爷爷比较喜欢哥哥”，然后哭泣。大人可以，宜于

想什么就说什么吗？

当然不可以，大人的世界没有小孩的那么单纯无邪。

大人的心态千百种。有些话虽然你巴不得说，却怕说了得罪人，怕说了引起误会越描越黑，怕说了对方老羞成怒给你一个狗急跳墙口不择言，怕说了有失尊严削弱了自己的立场，怕说了也是白说只显得自己唠叨“爱挑剔”，怕说了让对方以为自己斤斤计较爱名利，……

。所以你把几次已到喉咙口的话压下去。

你提不起勇气说也好，你懒得多费唇舌也好，你想表现自己的宽容大度也好，反正，你关闭了表白自己的管道。

因为不敢、不愿、不好意思、不屑当面讲，心里多

少会沉淀一些元素，有时机缘巧合，便起了化学作用；有时则“无鱼虾也好”，在第三者面前姑且诉苦、发泄一番。这第三者如果对双方都心存善意，也许可以不露痕迹地当起沟通的桥梁——但也不可能弄巧成拙。更怕的是这第三者不怀好意；经过他的传达，断章取义再加上自己的自由心证，于是话被扭曲、变质，心结更紧，成为一团理不清的乱麻。

那么，在正常情况下，小女孩的话应该可以是真理。

大人说话一样可以像小孩说的那般直截了当，只是口气、表情最好温和、技巧一些。即使没有技巧，只要对自己的诚意、善意有信心，话会好说得更多，对方也多少、迟早会接受到你心灵的

讯息。当面说比憋在心里或由别人代你说的好。“你今天在某处说的话，我很不喜欢。”这是当面说的。“某某人很气你在某处说的话。”这是第三者传达的。你说你喜欢哪一个？

电视中的年轻人从小女孩的话里悟出道理，与年长他甚多的哥哥遂有了一番认真的长谈，有了一番争执，最后双方的经营理念仍无法交集，弟弟选择自己到城里另创天地。

不管如何，他总算和哥哥沟通过、让哥哥正视自己的心情与思想了；结果虽然不理想，总比继续听命于哥哥做令自己不快乐的事好——而哥哥还根本不知道呢。

\*

书名：五里凹之花

作者：姚拓

出版：蕉风月刊

售价：马币四元五角

邮购处：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 ·新书介绍·

本书共有三篇小说：《五里凹之花》、《黑而亮的眼睛》、《奇迹》，为资深作家姚拓先生六十年代的作品。《五里凹之花》及《奇迹》写的是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所发生的故事，文笔生动自然，读来亲切感人。《黑而亮的眼睛》则以星洲为背景，对人物性格及心理的刻画有独到之处。



# 东方文化

## 或将随经济而当红

——读《时代》周刊漫笔

当代的中文文学界，以写景叙事抒情为主的散文，或称为美文，相当发达。在英美文学界，则不然；小说的读者多，评论也多；诗的读者少，但评论不少；散文，却分散到“新闻文学”那里去了。英美当代最好的散文，大抵都在新闻报导或新闻评论之中。

我就常常在《时代》周刊一类的杂志里，读到上佳的散文。一月下旬，美国新总统克林顿上任，旧总统布殊离任。在新总统欣然欢然就职那天，旧总统黯然淡然辞宫。《时代》周刊有资深作者报导布殊那一天的生活，客观叙事之外，笔触还探索布殊的内心。作者对着不

能连任的布殊“内在聚焦”（用小说理论家热奈特 Gerard Genette 的术语，所谓 internal focalization），写出那股无可奈何的得失荣辱之情。“短短的篇幅，淡淡的哀愁”，我有一种阅读极短篇小说的感觉。

三年前《时代》周刊选出了戈巴卓夫作为“十年风云人物”，这一期的重头文章，由莫罗（Lance Morrow）执笔。作者以魔幻的感性意象开端，述现状，讲历史，探未来，旁征博引，古典时文，如泉涌现。莫罗把戈氏比喻为哥白尼、达尔文、弗洛依德，以至莎剧《暴风雨》中的普鲁斯伯罗，天文、心理、政治、文学等等共治

一炉，真是第一流的“学者式散文”本色，读来过瘾极了。

《时代》的编者都是修辞高手。多年前报导北韩金日成计划传位于其子，那篇文章的标题即为 The Son Also Rises》，使人想起海明威的小说《The Sun Also Rises》（《战地春梦》），而发出会心的微笑。——当然，在吃饭时读此，而深感其笑意的人，可能会“喷”（pun 即双关语，指 son, sun 双关）饭。又有一次，《时代》专题述评美国与大陆的外交关系，封面的大标题是《Sweet and Sour Politics》。这显然从美国人爱吃中菜

Sweet and Sour Pork 而来。一字之转，实在巧妙。此道菜即咕嚕肉，或称甜酸肉。政治的甜酸苦辣，实与菜肴无异。

本年二月下旬的一期《时代》，有太平洋西缘经济发展的专题报导。此期封面的绘画及其说明，洵为一绝。在水平线上，旭日东升，金鸡报晓。细心一看，这只金鸡是由地图上的中国大陆

、韩国、日本、台湾、香港、越南、柬埔寨、泰国、缅甸形成，十分肖妙。此外还有东南亚其他诸国。文字的说明是：The Pacific Rim: A Year for Crowing

。其意为“太平洋沿岸，鸡啼的一年”。大家都知道，近年欧美经济衰退，而东南亚诸国旺盛，此强势将直冲向二十一世纪。妙在 Crowing 一字，因为它意为鸡啼，正切合鸡年；它又使人联想到（或者一时误读为）growing，而后者是增长之意。说是小龙也好，金鸡也好，总之就经济而言，这里增长最快，风景独胜也。

华人西化，颇信其星座说。西人东顾，近年也大谈十二生肖起来。为了迎接癸酉鸡年，美国邮局发行金鸡的邮票。刚才提到的这期《时代》，以鸡啼为封面之外，内文还有不少鸡画鸡言。

此期的重点文章，是这样开始的：“猴子爬得快，抓得紧；公鸡则擅于自我推销，和保护自己的利益。一月二

十三日，农历元旦在爆竹声中来临，送猴迎鸡之际，亚洲的星相学家这样预测……。”作者不是用中文写作的华人，而是用英文的洋人墨罗（bill Mellor）。十二生肖以及若干中国文化知识，已储存在墨罗的脑袋了。

多年来，我们常说西方人不了解、不重视中国文化，常为中国作家得不到诺贝尔奖而耿耿于怀，常为西方文化之强势、中国文化之弱势而不安。看来雄鸡一声天下白，东方经济的发展，白里透红，以至红透半边天。东方之龙因为经济之热之红而猛起来。东方文化之当红，由于经济推动、推销文化，似是预卜的了。





# 回忆·当下·心愿

禅七期间，有过一次大喝，两次哭以及一次礼拜师父的动作。大喝是在我一个早上坐得忘我并转醒时，因内部凝聚的气要散泄时发出的。哭的反应皆是在进入某一状况时自然生起。一次是在拜佛时；一次是坐中进入状况而转过四宏愿的念头时，悲心起而小发，控制了下來，却又在早课的念诵声中较放任的发出了。在最后一天的早斋之前，坐得颇好而内心充满感恩，在早斋念过供养后从座中起而行至师父前向师父礼拜。

这些反应都是自然流露的。但除了拜佛时的小哭外，其余的都受到师父的呵责，尤其在斋堂礼师时，师父更拍案大喝，不准我有此动作，我仍礼拜如仪。过后师父都曾要我去小参，对于我的这些反应以及平常的一些较浮的小动作，师父皆以为不妥，认为我已不是新参，类似发泄的动作不应再有，

而应使禅功更为内敛、沉稳，并对我这十多年来没有使功夫内敛、沉稳下来颇为失望。师父告诉我在他身边有几位也是小动作颇多的弟子，在磨练下已稳重下来了，故他要我经常再回去磨，以使禅境渐渐沉稳，唯有如此，才能使个性更稳重，修持更踏实。

十分惭愧的我对师父的指导也渐渐的摸到了边。十多年来我在马除了闭关进修外，几乎都是在办课程及奔跑中渡过，平日难得有较长的时间用功，只有在主持静七时，与禅众们一起用功，但由于是主七者，故不能全心投入修持，因为要照顾禅众，故有时即使坐得很好，也得适时出静，处理一些事务，往往只有晚上禅众休息时，自己再多坐几十分钟，然为了要批改禅众的进度表，又不能坐得太迟。这次下了决心放下万缘，再重温十二年前随师打七生涯，因缘

殊胜，而获益良多。尤其禅修的观念上，更向前一步。对于本身的功夫也更清楚，修持的进度及过程也较明白了。

此次禅七中，令我印象深刻并深深赞叹的是：师父的禅修境界越来越纯熟，越来越圆满。想不到师父在如此繁忙的法务中，禅修的功夫不只没有退化，反更见精纯，这一方面是因为师父以往苦修而体会的境界已经稳而有进无退，另一方面也必得力于师父的精进。比起师父的工作，我是不能说忙或多的，但个性的懒散使我未能真正精进用功，再因本身的禅修功力浅而不够稳实，故多年来功夫未见进而有退，浮而不实，未能将感性的层面转为理性，使禅境内收。还好以前打下的基础，使我一有机会专心用功时，又能收回散去的心，在坐中慢慢凝聚心力，而能用上功夫。然而这种类似“充电”的

方法非长久之计，必须使功夫稳实下来而在内心里建起源源不绝的源头，功夫才能达到进而不退的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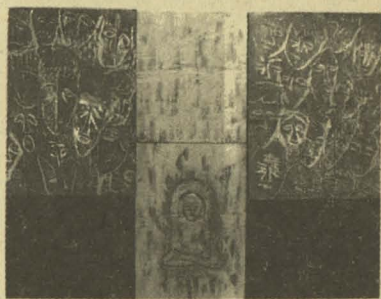
在此禅七的用功时，对于念头的转动，更为清楚及掌握。发觉一切苦的产生皆由妄念而起，虽然有些妄念是小的，但若未能使之灭去，在生灭循环中会渐渐的强大，形成了种种的行动而为业，苦便由此而生。只有除去妄念，使内心安住于正念中，时时与法性相应，若因缘具足而引发为外在的行，才不会留下业的种子，因此心不住于过去、现在，未来，而依缘生、依缘灭。由此我发觉到自己的某些妄念减轻，内心亦觉较轻安。功夫得力时，我任由其深入；功夫用不上时，我也不强求，只是枯坐，由得它去。因此在整个禅七期间，我都心情轻松，欢喜的。

对妄念的警觉较高，我就比较能使自己不随妄念转，且更有力量去面对此妄念，进而减轻乃至消除它。以往某些妄念会导致内心冲动的，现在这些妄念生起时，它能引动内心的欲望或瞋心的力量已经减弱。乃至有时候有意的生起这些妄念，也由于正念较强持续中渐渐消失。对于自己内心的反观，也较深入，虽然没有好好的

打坐，也还是省察得到。只是习气还是相当重，要减轻还有一段时间的磨练。尤其个性中的较感性而多少有点浪漫的习性，是应该提升或转化的，不一定要完全的理性化，才算沉稳。而是要将此感性内敛，使外烁、奔放的热情冷却为与智慧或理性相应的悲心，直心，真心。流露于外时，才会显其成熟：稳重而不呆板，活泼而不轻浮，直心处事，真心待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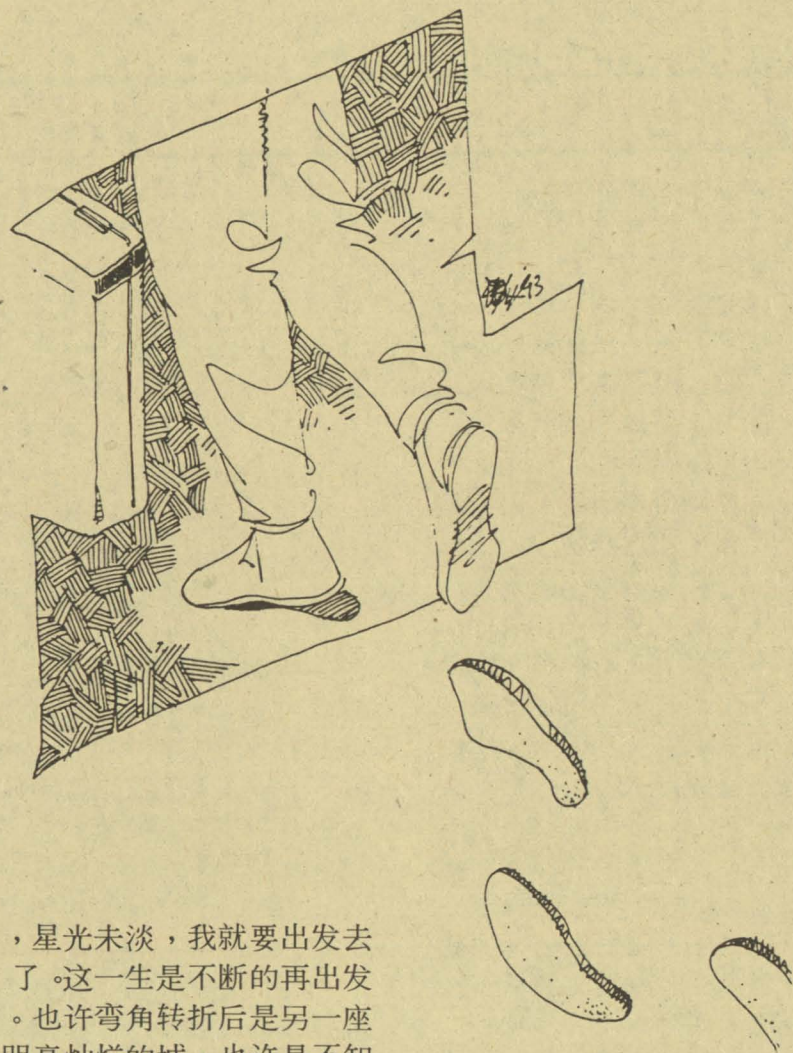
我已经主持了约二十次的静（坐）七课程，去年借佛青会邀请之使我拜会了师父，师父曾顺口提及是否有主持禅七之心愿，我没有承担，仍认为目前还是以静七较好。其实将静七课程提升为禅七应是我的一个心愿，不过就个人修学之经验及年龄看来，还是稍嫌不足。也许再多几年，当我可以放下某些工作而较专心于禅修功课，及课程推动时，就能依此心愿去进行了。本来以禅者而言，是不必刻意去安排的，只是专心用功及推动，时机因缘成熟时，则能承担了。但作为菩萨道行者，不妨从长远佛道的完成去看，发愿新代和生，有个计划，有个安排，也是好的。只是过程中不强求什么，或以禅者之心将过程与完成结合为一、行动与意义一致，在刹

那生灭中直下承担，除去我见我执，那么静七、禅七、其他课程或工作，在意义上就没有分别了。





我的行踪，除了一些蛛丝马迹，始终是无数的假设。卅刚过，成家立业之后，意气风发的年龄正要开始，而我在这多变的年代里，毕竟还缺少那么一点点的基础与稳定。因此，我的行踪，好比深夜驶出城的车子，夜色暗淡而迷蒙，风驰电掣而过，这样驰了出去，离城越远，人越徬徨，出了城要怎样走，才能转回来呢？那孤单的岁月已急不及待的伤怀而去，太久远了，我想。出了城，我已是一辆翻山越岭的爬山虎，生活中有冒险，理想中有迟疑，横冲直闯，东奔西跑，我的历程，哎，就是这一路的颠簸波动。那亮丽的春天开始尝试在我血管里歌唱，太嘹亮了，我想。当然，夜雨来袭之前，黑雾未茫之时，我必须立定志向，坚定目标，趁气温未变



，星光未淡，我就要出发去了。这一生是不断的再出发。也许弯角转折后是另一座明亮灿烂的城，也许是不知所踪的漫漫长路，但生命给予我不停尝试、不断寻找的选择，成败得失，天意人为，总有一个定数。所以，我

的行踪，我最后的行踪，除了一些蛛丝马迹，始终是无数的假设，而我在这多变的年代，还缺乏足够的自信，以及抓紧机会的努力。

## 行踪

◎陈全兴

图/林祖耀

• 新生代专辑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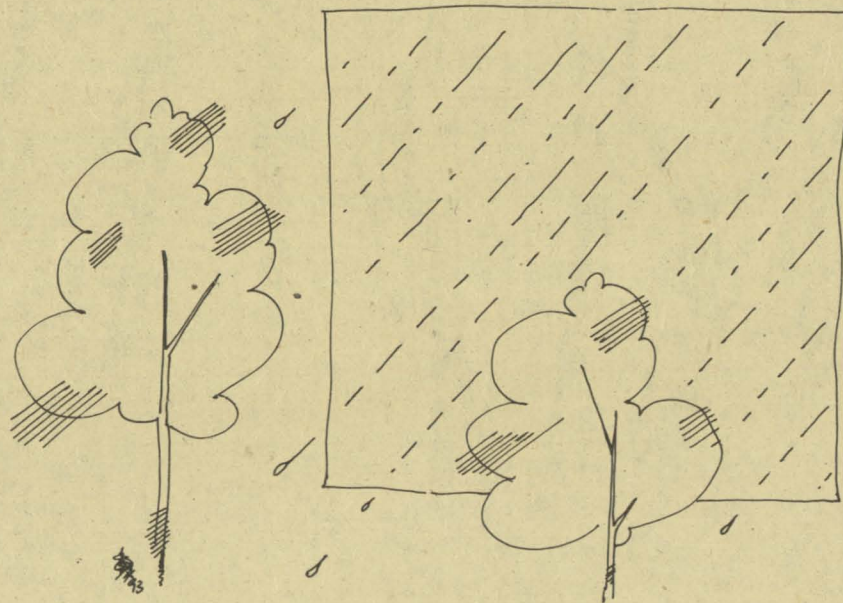
如似春天又拐了过去，连带雨季，一个转身，整排杂乱雾帘，都移过山头，远去了。一些些的幻想与期望都随雨而逝，只遗留这一场淋漓尽致的感觉。敢情太阳，出得山来，就欲弯腰垂首，贴肤叨问，这里长年是夏，炎热是应当的。但细雨落在发上、肩背上、眉额间，总会有些微的喜悦，且淡且浓，总是一种新奇的感觉，像学飞的稚鸟，突然飞了起

来。飞起来了呵。而春天都快过完了。但常常，我不知如何去省识，以及辨认，这雨季的来意，会不会有潜伏的危机，有暴风雨的预兆呢？常常，我多希望雨季来迁就我，推开了窗，在一片迷蒙中，研究雨季的气势与气数，以及预测可能的转变。常常，我多希望雨水轻悄的飘入我黑暗的窗，让我领受那迟疑的凉意，让我有一个决定。而春天却快过去了。

当我收拾起多变的缪思，收拾起错综的心意，关好了窗，就要出门去迁就这场雨季，却发现阵雨已越过山头，远去了。只遗留满地的微微湿意，与无限的惋惜。如似春天又拐了过去，连带雨季，一个转身，太快了，我想。我曾经错过，错得多遗憾，这一场我迫切需要的淋漓尽致。

## 雨季

文/陈全兴



图/林祖耀

• 新生代专辑 •



## 程琪童年的某一天

十时许，太阳照在陈旧长着苔藓的瓦屋顶，屋顶下的闷热在摇晃的扇中、扇过。整个屋里静悄悄。紧关的大木门，使得原本喧闹的茶室寂静得连一根汤匙落地，也让人惊吓几许。

茶室里的椅子，倒放在桌子上。四只四只的椅脚得

意的朝天。锡铜的水锅里，留着的只是隔夜的余温，像极这一刻屋里每一个人的心情，在冷却中，还多了些等待。

程琪穿着白色背心短裤，抱着洋娃娃坐在木桌上，注视着家里的每一个人。在这样的日子里，才四岁的她

，也察觉了一些不妥当的事情在默默的发生了。

母亲挺着肚子，在临盆的前夕，还蹲在天井洗衣服。唰、唰的洗衣声断断续续的在响着。祖母把脚架在木桌边，摇着一把旧了的葵花扇，轻轻的扇着，似有心似无意。最奇怪的是父亲了，



不是假期，不是周日，父亲却没上班，在关着的茶室里和祖父交谈。他们的神情在严肃中还多了些担心。

茶室是不随便关店的，除了新年。平日，在这个时候，店里总是闹哄哄的。顾客里总少不了些常客。像：陈大叔，刘伯，甘榜来的阿里叔和迈汀……。大家坐在一块，一杯咖啡在手中，最新的社会消息，就被他们的口炒得热辣起来。而母亲也会从收银台的抽屉里抽出几块钱到隔壁的杂货店买菜。程琪喜欢随着母亲去买菜。其实真正喜欢的是杂货店里那些一罐一罐中五彩颜色的糖果。

有时，程琪不跟母亲去买菜，就会跑到邻居家中玩耍。一条不怎么长的街，就这样从街头窜到巷尾，没有一家人不认识程琪，也没有一个家是程琪没去过的。

但是，这一天，程琪的家人没出去外，就连程琪也不能外出。她压根儿不明白，难道整条街的人都不出来吗？程琪问母亲，母亲回答说：是的，整条街的人都不出来。

一直到了中午，程琪在

屋里，渐渐不习惯那种没有玩伴的感觉。她闷闷的在小黑板前习写母亲已教会她的阿拉伯数字。直到略略听到隔壁的小朋友容容的声音，程琪赶紧走到天井中的井边，喊了容容的名。两个孩子的影子在井中现出。她们家的井是共用的。一边井在容容家，一边井在程琪家。两家人共喝一井水，感情自然也浓厚了。

“容容，为什么我们都不能出去呢？”

“外面有人打架，警察不给我们出去了。”容容已经上学了，知道的事情自然也多些。容容说完，影子就离开井中了。

程琪听了，一头雾水，就只是打架，整条街的人，都不能外出了吗？这真是奇怪的一天。

程琪带着疑惑走到茶室门后，她把耳贴在门上，听到外面有许多脚步声，她把眼贴进木门缝，从门缝看出街上，竟见到街上有许多着青色制服持枪的兵在走来踱去。她才回头要问爷爷外面发生什么事，爷爷一把把她拉住，一直就拉到屋后，并嘱她不准大声说话，不可以

叫喊，不然外面的兵士将会捉她去。程琪吓得不敢多说。

这时，太阳下的影子已渐渐从天井的阶上移到井边。猛烈的阳光已暖和。后门轻轻的被敲起，婆婆去把门打开，隔壁杂货店的老板，送来一大包的米、牛奶、罐头等等。动作很轻，也少了平日拉开嗓子说话的习惯。货一放下，杂货店老板转身就走，婆婆也赶紧重新把门关上。爸爸和妈妈帮忙把货品搬到屋角，大家都不说话。仿佛话一说多，就会发生什么不幸的事。

程琪知道家人是不会告诉她什么的，晚上，父亲惯例的拿起一张日历给程琪画画或写字，程琪把日历拿正来看，一个不大不小的13在白白的薄纸上，程琪依着数字临写几次后，打个呵欠，决定回房去睡。

\*



# 水母



◎盛辉

图/庄银吉

“有吗？有尿吗？”我低声问金宗。

“没有啦！妈的，要有就有的咩！”

“无能啦你。”我伸手去捉他那边。他挡住。

“什么？讲什么鸟话？你们没一句好话。”秀梅走过来。

“喏，问她有没有罗。”金宗笑着说。

“有什么？”秀梅问道。“没有啦。”我瞪着金宗。

“很痛吗？”金宗看秀梅走远后又问道。

“很烫。”

“去买罐 cola 来淋下去罗，”

“做什么？”

“凉吗？”

“凉个屁用。”我仔细打量烫的部位。“奇怪，一点痕迹也没有。”

“它的毒已经进到骨里去了。完蛋了啦你。”

“妈的。”

“去打针比较好啦。”

金宗正色道。

“这样夜了，去哪里找医生？很远呵。死不了啦。”

“鸟啦你。等下又怕，等下又不管他。”

“做什么他？”国强在我

背后出现。

“跟水母拥抱。”金宗笑道。

“妈的，上次不是听你讲中过，现在又中。你跟水母很有缘。”国强蹲下来。

“哪里？中到哪里？真的吗？”

“这边，”我抚着右腿内侧。

“没有半样的了。”

“就是这样才糟。这叫深入浅出。”我苦笑。国强和金宗笑起来。

“妈的，死到临头还在讲鸟话。”金宗说。“去打针啦，不要开玩笑呵这种东

西。”

“去哪里打？这样远。”

“不会很远嘛。找人载你去啦。”国强站起来。

“你讲就你载啦，还要找人！”金宗笑骂道。

国强勉强笑笑。

“不用啦，死不了的啦。”我挥挥手。

然后我们三个都沉默着。秀梅她们在不远处忙着起火，做烧烤会。崇玉拿着铁叉指向我们。

“三个大男人在那边扮 cool，给女孩子在这边干活，脸皮真厚。”她笑骂道。

“走啦走啦，吃了再说。”金宗说着爬起身走了过去。

“对，最后一餐。”我笑道。国强摇摇头。

“等下我载你去啦。”他低声道。

我走过去，从秀梅手中抢过那份摺叠的旧报纸，拼命煽着。火星噼噼啪啪四处飞窜。

“喂，不要让火太旺啦，够了啦。”崇玉说。

“好玩嘛，再加些炭啦。”我故意说。那些纷飞的火星好像萤火虫。

“夠了啦。”金宗从我手中把扇抢去。

“夠了就拿肉来啦！”

我心中好像有一股气要发泄。想要痛快地大嚼一番。

“剧毒攻心，你疯了啦你！”金宗敲了我的头一下。也许他说得对。

“什么剧毒攻心？”崇玉问道。

“被水母咬到。”金宗说。

“咬？水母会咬的咩？哈哈——”我大笑。

“真的吗？”崇玉忍住笑问道。她打量我上下身。

“骗人啦。”

“这叫皇帝的新衣，聪明的人才看得见。”我得意洋洋地说。

“坏人才会被水母咬。”崇玉笑道。

“又一个‘咬’！看来水母真的是有牙齿，”我笑道。我已经看见秀梅从那个袋中叉起了一块生鸡肉。“来来来，见鸡行事！”众人都笑起来。

“你是指哪一只？”金宗指向秀梅，又指向鸡肉，笑道。

“喂喂，过份啊你！”秀梅瞪着他。

国强也叉了两块过来。我捡起一支叉在空中比划。

“待会我们 underwater 去猎水母。”

“做什么一直讲水母的？

……你真的给水母咬……不，扫到是吗？”崇玉又问。

我点点头。我努力注视着铁丝网上的鸡肉。秀梅也看着我。

“加多几块啦，我们要日理万鸡的！”我喊道。崇玉笑起来。“你啊，没一句好话。”

然后我像一个原始人般吃着那些鸡肉。平时我是不喜欢肉食的。可是那晚我狠狠地用牙齿撕裂每一块肉。想像自己正吃着用叉刺死的猎物。想像刚才水母蛰伤是跟野兽搏斗。

“喂，去拿一个纸盘盛着啦。吃到这样不文明。”秀梅对我说。

我蹲下来，把叉横在嘴边。“这样吃‘很猎人’！”

“猎人！”金宗笑道。

“你配么？丢你在荒山野岭中，捱不上两天，我看。”

我默默地点点头。

“他打猎打到一半，停下来写诗，哈哈——”崇玉笑道。我望望自己瘦削的手。

还有，一望就望到的，架在鼻梁上的这副深度眼镜。然后我望望四周。除了我们的营火，除了小木屋前的那盏原子灯，四周逐渐陷入黑暗。远处，那群马来青年的收音机隐约地传来歌声。如



果像金宗说的那般在荒山野岭中，是不是还能这样开着收音机，邀野兽来跳舞呢？或像我们这样，烧着整袋带来的炭，有纸盘纸杯，还有冰水哩。我突然感觉自己非常脆弱。我们入夜后担心的是什？担心突然下起大雨，不能一整夜坐着闲聊打趣至通宵。担心一些不良份子来骚扰还是讨钱。或者，担心人家说的什么水鬼上岸。野兽？不太可能吧。饥渴？哼，鸡肉吃完了，还有大包小包的零食呢。准备通宵的。

我现在担心水母的毒。我微微感觉到它开始发作了。胸口发闷，臂弯处和腿上时而刺痛时而麻痹。我喝了一杯又一杯的冰水。

“喂，留一点给别人啦。”金宗叫道。

“等下再煮罗。”我胡乱应着。这里又没电，我们又没有拾柴，煮什么鬼。

我靠着那棵大树坐着。全身开始发烧。

“你奶奶的……”我低声咒着。

“怎样？不舒服呵？”金宗走过来。

“全身烧。妈的，真是黑！”

“是这样的啦。”

“你中过吗？”

“没有。我听朋友讲中了会发烧感冒一整天的。”

“然后？”

“过了就没有什么了罗。不过，最好是打针啦，等下我载你去，”

我默不作声。我全身痛。我晕眩。但是我不想去打针。也不想休息。我真的不想失去这个夜晚。但我也只这样坐着，看着这个夜晚慢慢消失……

我不知道水母的毒有多厉害。我中过一次，不过上次好像没那么严重。我望向海。现在我倒希望再跳下去，让更多水母伤我。让我此刻生命垂危。那么我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空洞。我要努力看和听周围的一切，仿佛我将要死了。我深信在这样的时刻，所有模糊的记忆会争先恐后地出现。水母水母，让我也像你一样，有这么多手去捉住眼前的这片黑暗……

然后一只手搭在我肩上。

“走，我载你去，”是国强。“能够坐摩哆吗？”

“不用去了啦。”我有气无力地说。

“你看，声音都这样了，还不去？你在演粤语残片咩！”金宗说。我没有力笑。

“不要啦，我很累。”

“走啦走啦！”国强催着。

“不要这样固执啦你。”秀梅轻声责道。

海潮声愈来愈响了。我闭上眼睛。却看见许多狰狞的面孔。是不是老妈子说的那种“肮脏的东西”？是不是因为这样我才不想去？

我全身烧烫。我不想死。我还想下海去猎水母呢。我是个负伤的猎人。

\*

# 木手杖

◎董志健



“近八点再来接你。”一年下来了，丽芳总还是不厌其烦的抛下了这一句才走。老林刚吸一口气，冷不防迎面就是一片彻骨的凉风，当下竟连打了两个急急的喷嚏。

凌晨六时的新关仔角仍是灰影沉沉，顶上的天空兀自暗成一片，只有几朵浅灰色的云钉住似的一动也不动，石堤旁的大海看似比天还暗，只有临岸的一角映着街灯，勾勒出一道分明的海岸。

老林一个人挨着石堤慢慢走，偶尔三两个道友迎面对他说：“早啊！”他也只是稍举起左手勉强挤出一个浅笑算是招呼。

这几天，他着实提不起劲来晨运了。今天若不是女儿对他一催再催，他真的不想再来了。方秀妹都不来了

，他还来干啥？

以往，总是方秀妹先到，坐在近交通圈的第二张椅子等他。他一到，方秀妹就光对他笑；有时他提了早，她也会加上一声：“今天早啊！”然后，两人一路走一路话家常。

两人的话题总不离家庭孩子媳妇孙子这老话匣子。老林是没什么可说的；一个孝顺的女儿，一个不能再挑剔什么的洋女婿，一个小孙儿，三餐不愁，身边还攒有一点积蓄，前瞻后看他老林是很多道友眼中的好命人。至少，方秀妹就常常这般说他。

至于方秀妹，老林每每问起她的家事，她第一个反应就是先叹一口气，再补上一句：“都是命罗！”

方秀妹三十不到就守寡



，一个目不识丁的女人拖着一对儿子，三十几年来的磨磨折折，孩子总算给拉拔长大，而且都让她当了婆婆。谁知她仍然逃不过粤语残片中演也演不完“娶了媳妇失儿子”这类滥戏腻剧。

“做我们一代的苦啊！以前要受上的气，老了还要迁就下的。”她一个空手孤弱的寡妇可以把两个儿子喂得肥体面面，两个十月怀胎的儿子却以白眼来横瞪着她的下半生。她像一头无处可栖的候鸟，惶惶栖栖的到其中一个儿子的家去作稍微的歇脚，在那里看着脸色过日子；一段日子后，收拾一些衣物，再到另一个儿子的家过着同样的生活。候鸟必须依气候来选择住所，她的日子则必须看着一张张的脸色来过活。

她是比较乐天，说到苦处，虽也会唏嘘落泪，却常自我安慰：“不要怨了，至少还有你们这班朋友。”

他又何尝不是因为这班朋友，生活才会比较扎实？想当初水梅双脚一伸，没给他一点心理准备就走，他的生活一下子就失去了重心，沉寂空虚起来。虽说水梅和他的感情并不是顶好的那一款，但至少还是一个伴。尤其是到了这把年岁，有一个谈话的伴总比什么来得真实

。那几年，他每天呆在家里，除了从客厅踱到房间，偶尔在没有人的时候低低的叹几声长息，他真的不知道那些日子是如何生活过来的。直到年前，一家搬到车水路来，加上犯了腰痛，一时兴起，每天来新关仔角晨运而结识了方秀妹这票都是六十七十靠边的老朋友，他的生活才忽然间又有了一番生气。

毕竟同是一把年龄的人，说起话来直肠直肚，格外亲切，说话间都把对方当知心的朋友。尤其是方秀妹，他更添几分好感。

方秀妹今年六十三，比他大一岁，但看起来却比他光彩健朗得多。尤其是着起一套长袖衫运动裤，一双球鞋，肩上再搭一条白汗巾，总是比一般的六十还年轻。

说起来，她没有水梅那般有主见，但她却是直肠直肚净净磊落叫他轻松，和她谈话，他没有羁绊或咄咄被压的感觉。现在他才明白，他和水梅始终不能非常融洽，就是因为水梅的性子太逆了一些。

每天凌晨六时，他和方秀妹从长堤这头走到尾端，再从那头走到这边，来来回回，一边走一边说；初初他还需要手杖来扶持，但是一个月后，他不必手杖也能把长堤走上三几回而腰不痛气

不喘。打那时候起，晨运也是他生活中的一部份。不过他心下明白，晨运对他来说并不再只是为了松松筋骨治治腰痛那么简单的一回事了。

有一回，他们走在石堤上，天竟下起一阵豪雨。丽芳那日在半路遇上意外，赶不及来接老林，他们就躲在一个小木亭下避雨。在雨声中，方秀妹一直嚷着要冒雨回家，说是怕媳妇又拿脸色给她看。他一旁直安慰她，低声轻气的，说好说歹总算等到十时许丽芳带着惶恐的心情来接他。那晚他翻来覆去总睡不着。直到一时才迷迷糊糊睡了过去，却连做了几个梦；一会儿是水梅，一会儿是方秀妹。

打那天开始，他对方秀妹越发不同。他不时邀她回家吃饭或看杨丽花歌仔戏录影片集。他们都是杨丽花迷，一边看一边笑，什么《李靖与红拂女》、什么《薛丁山》，不知不觉竟唱了起来，把丽芳和洋女婿给逗笑起来。她一个儿子住得远，走来新关仔角要二十分钟；有时他索性把她留在家里过夜。她初初是不肯，说是怕闲话。但禁不住老林的殷勤，加上他的孙子，也着实喜欢这位方婆婆，她偶尔也会留下。

这么一年下来，方秀妹

成了林家的常客，而林家上下都早把她当成一份子。谁知前几天，她一声不响竟住进了安老院。

老林急呼呼的摸上峇央峇鲁银禧老人院，结结巴巴的问她怎么一回事。她初初是不肯说，光在哭，后来断断续续说是不愿拖累孩子。

他哪有不知，早些时候，他听女儿说她隔邻有人背

地里说她临了还要改宗换姓。方秀妹嘴上不说什么，对老林却有了顾忌，见了他总是讪讪的。

这两天，他一个人走在石堤旁，觉得石堤实在长，才走上一截，背脊酸酸的，气也喘了上来。潜意识里，他觉得自己又需要一根木手杖来扶持他走着眼前这条路。走了十来分钟，他真的

累了，索性坐在长椅上，愣愣的望着前方灰暗中盈盈悸动的大海。

一阵汽笛把老林给唤醒了过来，他慢慢的把自己挪进女儿的车子里。丽芳还来不及开动汽车，他竟脱口而出：“我也要住老人院。”

\*

• 新生代专辑 •

## 出版消息

# 《方圆以内》面世

本地写作人方又圆的杂文集“方圆以内”出版了。

这是作者的第一本杂文集，内收55篇杂文，是作者多年来从事杂文创作、从中选出结集成册。

“方圆以内”分成四辑。第一辑是“关于政治”，方又圆的“政治杂文”始于“马华党争”，对一个关心政治的人来说，党争给他太多的感触，不少的冲击，书中多篇此类杂文是在党争期间写的。

第二辑是“关于经济”

，党争之后，又遇上“合作社风暴”，一宗宗丑闻使作者在杂文创作上大作文章。

第三辑是“关于文学”，是作者参与文学活动、置身其中对马华文坛的期望和感受。

第四辑是“教育、其他”，描绘除“政经文”以外的“教”及其他课题。

本书邀请擅长撰写评论的叶啸写序，叶啸在序文中提到：方又圆的杂文，保持一贯的风格，没有咄咄迫人的气焰，但有平实近人的气

质，态度是随和的，言论却是认真的。他的文字，粒粒如橄榄，外形虽然粗糙了点，却嚼之有味。

本书的封面由画家陈浩设计，朴实清新的笔调中蕴含人生哲理，意义深邃，令人再三回味。

“方圆以内”欢迎各地读者邮购，每本连邮马币六元正，地址如下：

LIM CHIN YEOW  
3, Jalan 14/26,  
Taman Sri Rampai,  
53300 Kuala Lumpur.

• 新生代专辑 •



# 追悼

◎方家若

回旋的日子  
在游乐场一隅  
兀自起落着重沓的风景  
尔或用诗  
我们分割绵长的海岸线  
打捞睡梦人的鼻鼾

在时间的河洲  
我们搁浅着残余的梦尸  
以白垩纪的荒凉  
用青线围堵的城垛  
于破晓时分  
让阳光逐个击碎



当世界所有的罪人都匍匐于地，善人举起圣洁的手，头额露出耀眼的光芒。天空将布下一大片云彩，白色的轻纱将缓缓飘下，犹如羽毛被微风吹动。

思索经常踏过理智，且恶势力的破坏现实。

你将随风而去，掠过草原，掠过茅草上露珠，掠过一切告示牌，掠过微笑的脸，掠过森林，也掠过茂密的人群，掠过海洋，包括自己。

悲伤与忧伤的定义有别于伤痛与心痛。

你来了，在睡房里打呵欠。那时我正冲凉，水滴不停地旋转，犹如一把伞自由转动。音乐飘流于空气中…… Come Lassu, Lassu。(注一)

让我拥着你的酒窝，快乐的跳一只舞，载满着十个瓶子的快乐，三个杯子的笑声。

爱是领带，一条极好看的领带。

Ragazzi peril futuro, ragazzi perl'unita (注二)

我依然迷惑，关于 Gasta (注三) 与意大利粉之间。让我用土耳其红涂上双唇，然后擦干汗滴，继续一场狂热的战争。

注一：Come Lassu ——就像上边（天上）。

这是一首意大利歌曲。

注二：Ragazzi peril futuro, ragazzi perl'unita ——未来的青年，合一的青年。

也是一首意大利歌曲

注三：Gasta ——自来水。

在意大利，他们称自来水为 Gasta，但它和这里的自来水不同，它是有“汽”的。



# 狂热的战争

◎赵少杰

• 新生代专辑 •

• 新生代专辑 •



# 与 厂X 对话

◎邱璠钧

图/庄银吉

1.

我笃信轮回。

但是，亲爱的 $\xi$ ，如果真有轮回这回事，地球上的人口为什么又增长得如此厉害呢？

这问题一直缠绕著我，我甚至开始怀疑灵魂是否也因为造爱而不断繁殖了新一代的灵魂。

直到这天清晨，从即将被开拓的丛林漫步回来，我才为自己的思想感到极大的羞愧。

亲爱的 $\xi$ ，邪恶的永远只是，人类。

树木和我们一样，都有著一个灵魂附属，而嗜肉的人类往往令这些灵魂失去原



来的依靠，让他们极不喜欢的依靠了人体。

身为人类的我，对人类的行为是有难以启齿的羞怒，可是，我现在的思绪是不允许我继续谈论这话题。

亲爱的 $\xi$ ，不知你有否感觉得到我们已渐渐长大，长大到，很容易就会悲伤的阶段。

2.

我又来到了这座离地平线很近的岛屿，并且找到那位长得很胖的女子。

见著是我，她咧开嘴就笑了，双手紧握住我的手久久不放。亲爱的 $\xi$ ，当时我真的感动得几乎掉下泪。在城里住了那么久，离这种人情与真执已经很远了……，或者，应该说，因为这份遥远，我才如此珍惜。

到后来，我还是没应那女子的邀请，到她家借宿，一个人留在码头。脱掉了鞋，我坐在粗糙的洋灰上喝啤酒。亲爱的 $\xi$ ，我喜欢这种存在感，并且向往这种被忽略了自由。

此刻的心情，你是不会体会到的， $\xi$ ，你像是一只被人类饲养的鸽，喜欢那份安全，拥有一份归属感，向往自由，又贪那一份额依赖。

亲爱的 $\xi$ ，你可是快乐的？我很想告诉你，我坐在

这里感觉上离地平线很近，离快乐很近。我一直没告诉你这些，因为我知道你是永远不会明了这消极的快乐价值。

但是，更可悲的是：我将继续爱你，在爱我快乐的同时。

3.

在傍晚时分播了一通电话来，当时我正抽著烟，端详那幅从太空摄来，地球受毁的容貌。

电话是在机上空洞地响了四声，我缓慢捞起话筒，悲伤应了一声：“喂？”，在同一个时候，电话那段也传来一声“喂”。

隔了六百多公哩土地，他以高八度音阶，清晰地问我是否快乐。

亲爱的 $\xi$ ，生存是相对于快乐的。我不信任快乐就像不信任一个人可以爱一个人很久。这薄弱的存在，很容易被别的琐事所取代。

我一直沉默，他再度“喂”了一声，把我从思考的领域中拉回来。吸了口烟，我反问：“你呢？”

他很快回答：“我十分快乐！”

亲爱的 $\xi$ ，我没告诉他，在童话故事里，快乐，才是存在的。对一个将现实生活与童话混淆了的人，我是

不会，也不忍心告诉他、关于这残忍的快乐论理。

但是，我会祝福他，以及他的快乐。真的。

4.

我一直在怀疑，生命。

亲爱的 $\xi$ ，对于生命，我们是否都有选择的权利，那么，当我们在决定生或不生下来的时候，又受到什么样的诱惑左右呢？

这世界并不见得美丽。在受污染的空气下许多人在捱饿，许多人心里藏满怨恨。战争、抢劫、争夺、延续下来。而人类还必须活在失望之中自寻解决方法，无可奈何的活著受苦。

亲爱的 $\xi$ ，我对生命很怀疑，并且极力反对。如果再给我选择，我会坚决反对生存下来。

我想，我是不会再生育下一代了，我真的不想将一个灵魂引带到这世界来，即使灵魂是多么的愿意。

非常对不起， $\xi$ ，我是不适宜在这里向你大发怨言的，既然已来到，我或许应该努力去寻找一些值得感动，值得留恋的美丽事物，比如，童话；比如，诗。

下一次，在下一次的选择，我真的会认真地仔细地反覆考虑生存的价值，我答应你。



5.

亲爱的 $\xi$ ，我们曾经是极力反对盆栽，崇尚自然的人，可是，正当全世界高喊绿色环保的时候，我们是真的不适宜再坚持这立场。

听我说， $\xi$ ，我相信你此刻还是虔诚的自然信仰者，但，现在的情况是：我们既然保护不了绿色生命不受毁灭，我们就该帮助绿色生命继续延续下去。

以成熟的态度将事情分清楚，然后衡量，那些藏在事情背后，不甚明显的真相便会不经意的在你思考范围涸成另一种选择的智慧。

我曾经挚爱于你我的固执，可是当我醒悟这种态度并不能阻止其他人类为发展而开辟一片又一片的绿色大地，我开始妥协下来，虽然

我仍然认为这些都是被人限制而扭曲了的生命。

说到这里，亲爱的 $\xi$ ，你应该懂得我的想法。固执或许是一种讨人喜爱的性格；妥协何尝又不是一种悦人的品质。懂得妥协，或许会活得更平淡更快乐。

亲爱的 $\xi$ ，尝试去爱他们，好吗？

6.

此刻，我的悲伤是不能言语的。

$\xi$ ，你常说，不去想，人便会活得快乐很多。可是，不去想，并不代表事情不存在，或根本没有存在过。

亲爱的 $\xi$ ，有时候我觉得你似只荒野中的鸵鸟，愚蠢得只会在敌人来时，挖个深深的洞，埋起了头。

你见过凤梨花吗？这固执得动人的生命，与你，是相对的。她的生命注定只可以开一次花，灿烂一次，但是她却将这仅有一次的橙红色骄傲地向太阳示威。

对于生命，我想她是十分清楚，但是，她不说，沉默地让自己面对。快乐与否，已不重要了。她可以做的只是展现她珍贵美丽的骄傲，在生命结束之前，在叶心育出小小的苗，把这美丽又固执的生命传下去。

$\xi$ ，你善于逃避，但是你快乐，凤梨勇于面对，她亦是快乐的。而我，身要逃避，心想面对，我想，我是永远快乐不起来了。

\*

• 新生代专辑 •

## • 新书介绍 •

书名：弯弯的岸壁

作者：姚拓

出版：蕉风月刊

售价：马币四元五角

邮购处：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本书共有十二个短篇小说，以中国及香港为背景，其中不乏作者在故乡及军中发生的真实的故事。由于作者经历的不平凡、人生经验的丰富，以及湛深的文学修养，他的作品，值得一读再读。

# 春闲赋

图/文 寒黎



云一锅

临近夜半，突然起了风，月娘慌得攀墙躲到院里来借一盏火，要为夜归的人掌灯，免得归人迷了路寻到花间去。虫唧把夜叫得更黑了，把风的衣襟鸣得更凌乱了。星子纷纷坠落，烫的

，浸得遍地琼瑶。云朵急急拢成一簇簇。早上起来，都挂到蔷薇枝头上。被雾气团团围住，里面有昨夜的月光。

## 香坠

比如，在某个寒冷又晴朗的天气，逆着砭人的风向蛇行于山路上，夹道是欣欣然一片向荣的草木。是春早。然而还是有被寒气打蔫的山芒在斜坡上翻岸，如霜。

于路旁一处下车买烟，那只不过一片破陋的砖房子，店主人见人来了也不招呼。我自个取了把钱搁在柜台上就径自打算抽了一口再走。没料步出店外转个弯出其不意迎面撞见了一排茶树，潏潏地累累地在寻常的日子里开着不寻常的颜色。倒是把我吓了一跳。真像几个浪浪的荡妇用眼波撩人。又一惊，烟掉于地。一阵薰人欲睡的浓香扑了过来。

## 闲梦远

有一条荒径，在迟暮的女子心里无穷无尽的延伸着。久了，被层层落叶叠掩着，在枯瘪的蔷薇里荒废了青春的颜色。氤氲的空气里，女子揽镜抿发，细眯着游着鱼尾的双眼仔细挑着簪起来的银丝，乾手上凸着一条条瓜瓢子一样的筋索索抖着。她想也差不多快数尽手中的日子，只是不相信岁月流逝如斯。一牙残月以碎步坠落，余晖如雪飘落在她发上，又替她的脸上敷了一层粉。那些年轻的日子回来了，她沉缅在渐渐远逸的梦里。

• 新生代专辑 •



◎张惠思

# 消失



一切缓慢都是美好的沉澱。  
.....虹之翅膀  
.....二月的微笑  
.....深潜在静谧最尾  
却不想点破的关心  
沉查之前

• 新生代专辑 •

# 井与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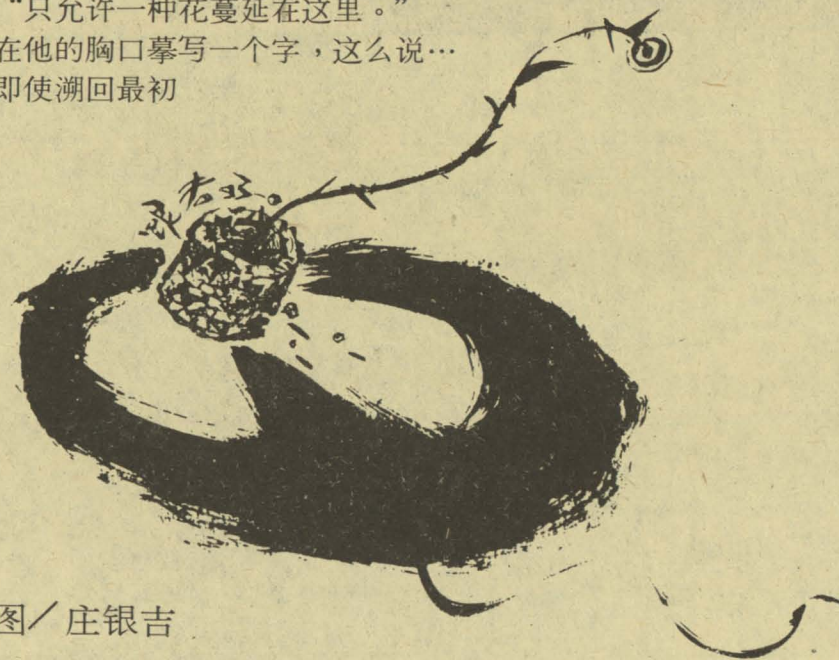
◎张惠思

在他的胸口摹写一个字  
便甦醒了，窃喜的发觉  
一枝瘦瘦的花茎  
贴在冰凉的井石旁  
吐蕊

仿佛有些绳索延伸井底  
井底里头有一只深邃的眼睛  
.....

不复怀疑一块石头的存在  
千万年前，  
哀美的故事由彗星的火尾巴拖著  
经过黑夜 坠  
落

“只允许一种花蔓延在这里。”  
在他的胸口摹写一个字，这么说...  
即使溯回最初



图/庄银吉

• 新生代专辑 •



# 空寂的庭院



午后的一阵风  
在那棵大树下打秋迁  
而且把秋天的脸色  
都给了那一群营养不足的  
落叶

落叶  
偷偷地爬上了  
不修边幅的篱芭  
爬上了饥饿的邮箱  
爬上了失明的窗户  
一只锁头  
把满室的声音扼死  
时间悄悄地呕吐着  
尘埃

尘埃  
吃着台阶上隐失的  
足迹  
苔藓以裂痕伸诉  
一种寂寞  
恰似高处无可企望的  
风信鸡

风信鸡  
衔住白云的过客  
景色重叠景色  
空白的天际  
没有纸鸢  
没有炊烟  
只有在耳边呢喃的  
午后的一阵风

◎沙河

香火暖住七月的气流  
在玄色的背影间  
咳呛  
阳光如漏网的天机  
泻下  
在宿命论者的眉宇间  
开锁  
肩触的迷津  
蒲团上慾望的双膝  
众神默默  
众生寂寂  
天井的仙人掌  
绿着一些  
人间烟火



# 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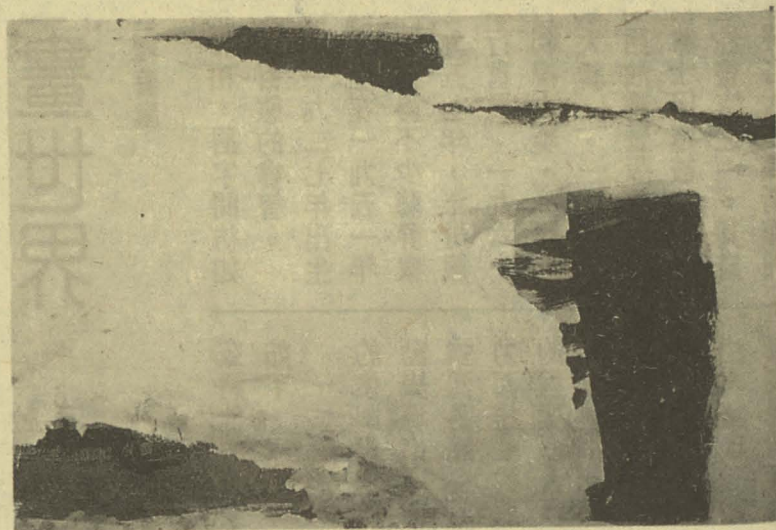
◎沙河



在霓虹灯之外 建筑物  
巨大的阴影下  
溢着书香 在昏黄的光晕中  
偎俟在木架上相依为命  
一籍籍各自的  
沧桑  
指纹和汗迹  
褶皱的身世  
在此轮回  
重蹈历史

时间  
未使火辣的恋情  
淡漠下来  
江湖汉子的刀剑  
仍锋利如昔  
柯南道尔在寻他的线索  
琼瑶在织她  
甜甜的十八岁  
一个毫子买一个下午  
宇宙浓缩成  
跳接的蒙太奇

潇洒地来  
潇洒地走  
咱们不结发  
咱们乃雾水夫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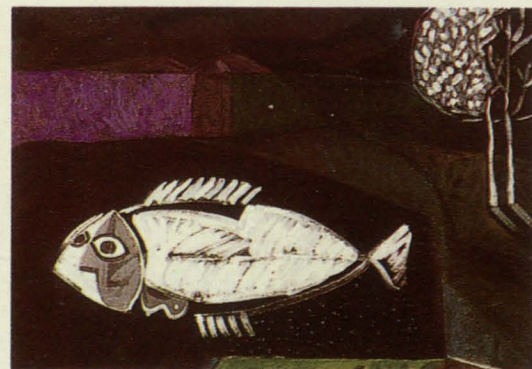
## 旧书摊

◎沙河

## ◎沙河

夜半醒来  
盲眼的乌鸦  
扑在窗口  
啄食半轮月亮

床上  
一尾被刮鳞的鱼  
在城市阑珊的灯火中  
残喘着  
延续着今天和明天的  
只是一丝一缕的气息



在梦的断层  
惊见日子苍白的尸体  
击碎的镜子  
看血和泪如何剖析  
一张疆硬的颜容

夜半醒来  
巷犬准时地咳嗽  
且把痰吐向  
一匹无尽的  
黑布

## 夜半醒来的感觉



编辑顾问：白 垚

郑良树

梅淑贞

紫一思

曾梅井

编辑：姚 拓

许友彬

小 黑

朵 拉

编辑部、出版、印刷：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03-7912455, 03-7912551.

经销处：

马来亚图书公司

Malaya Book Co.,  
22-24, Jalan Bukit Bintang, 55100 Kuala Lumpur.

怡和书局

Ipoh Book Co.,  
75, Jalan Market, 30000 Ipoh.

友联书局

Union Book Co. (Pte.) Ltd.,  
Blk. 231, Bain Street, #03-59, Bras Basah Complex, Singapore 0718.

紫竹茶坊

Purple Flute Sdn. Bhd.,  
10-D, Jalan Masjid Negeri, 11600 Penang.

## 【编辑人语】

十一点的阳光

• 编 者 1

## 【陈强华诗专辑】

陈强华的，前中年时期（封面内页）

太太回娘家

2

摇篮曲

4

父亲

5

和遽变的文字

6

甦醒的雕塑

7

翻阅旧作

8

地下道

10

考题

11

泪雨

12

体积庞大的梦

13

松脱的水龙头

14

回文体的生活

15

结构简单的爱

16

摄影进行曲

17

你可以和我说话

18

暴雨

19

## 【专栏】

文学之真（他山之石）

• 杨 现 20

马华文学：马大中文系

扮演什么角色？（他山之石）

• 杨现现 22

回忆·当下·心愿（清凉集）

• 尔 然 42

## 【书评】

由黄昏星到李宗舜（诗人的天空读后）

• 姚 拓 25

## 【访问】

坐听杨平一席话

• 李宗舜 27

## 【散文】

一片胶叶

• 章 钦 31

修竹赋

• 鄧玉翎 33

脾气小情绪

• 刘静娟 36

表达自己

• 刘静娟 38

东方文化或将随经济而当红

• 黄维樑 40

## 【新生代专辑】

行踪

• 陈全兴 44

程琪童年的某一天

• 陈雨颜 46

水母

• 马盛辉 48

木手杖

• 董志健 51

追悼

• 方家若 54

狂热的战争

• 赵少杰 55

与 对话

• 邱珉钧 56

春闲赋

• 寒 黎 59

消失

• 张惠思 60

井与花

• 张惠思 61

## 【诗】

沙河的诗四首

1. 空寂的庭院

62

2. 庙

63

3. 旧书摊

64

4. 夜半醒来的感觉（封底内页）